

民族正氣文選

望
善
存



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二、軍隊爭鋒，勝利第一。三、黨委集事，力敵時
集中。四、爲國民精神總動員之共同目標，是民族抗敵建國之章共約法。五、
締造新中國之金科玉律。六、民族正氣公約。

一、軍中之心，用正大之行。二、至剛之志，操靈鑑之事。六、至強之氣，
行雄偉之業。三、此三者，民族得之則生，失之則亡；弱之則弱，強之則強。
民族正氣之真諦，亦即正氣民族之生活素也，且乃爲求民族正氣之民衆
信條——民族正氣條件。

我國政治，始入憲政時期，我國教育，尙感亟需正氣之精神教育，以爲一
覺現階級與強敵周旋到底之抗建使命。茲且由國民精神總動員而臻最
後勝利，政治進入正軌，教育培築正氣，文字編導忠節，則民族之正氣精神，

於邊境勃發，其制止，固難定其程，亦亦泰然。

民族之正氣精神，必以民族之文化表顯。蓋教育為實民族正氣之能，文學為灌注民族正氣之刀，而教育則民之正氣文，當推以古今忠節志士之壯烈文字表率，其際至壯其志至誠，其勞深謀，能使讀者奮發而不自能自已，更足扶植發揚民族之正氣，以自立立人，自勵勵人而禦外侮。

惟經國禦侮之嘉績，殺身成仁之遺著，皆得為民族正氣文學之精神，而即拾我委靡靡靡之哀退因格，精神而以拜謝，而廢墮落之衰退因格。

爰自民剛先烈，推及明宋英雄，輯其精誠赤血之文字五十餘篇，匯成一冊，為獻愛國志士之諄諄，勉作黃帝子孫身體力行正氣之標準楷模，則民族正氣之復隆，亦依焉。

火光波採集於上海北站之畔。

廿九年三月一日

民族正氣文選目次

民族正氣文選目次

一	致蔣批詞	民國先鋒	陸東	一
二	革命軍自序	鄒容	二	
三	致三君書	秋瑾	三	
四	安慶起義存告	徐錫麟	四	
五	暗殺時代自序	吳稚暉	五	
六	赴滬前別妻書	方學洞	六	
七	赴滬前別父書	李晚	七	
八	致廣州赴義前別兄書	林區	八	
九	江州兵記自序	黃興	九	
	鄧澤如書	鍾明光	一〇	
	革命書		一〇	

一二	致四弟派如許	朱大符	二
一三	攻湖南徽文	太平天國石達開	三
一四	南疆通更序	潘溫峇臨	五
一五	賜藍玉勅書	明朱元璋	八
一六	授兵部吳侍郎	韓論	九
一七	與孫松同罪諸君書	俞大猷	二
一八	與蔡永清書	俞大猷	三
一九	祭松海陣亡義兵	戚繼光	三
二〇	獻血告文	戚繼光	五
二一	祭樹山所陣亡兵	戚繼光	五
二二	祭忠澤島陣亡兵將文	袁崇煥	六
二三	謂出師討賊疏	史可法	八
二四	請尊上極化水火疏	史可法	一
四五	請選降賊文	史可法	二

3 宋目錄文藝正統美

二六	詩勸戰守疏	史可法	四五
二七	海師候復議	張煌言	四八
二八	上延平王書	張煌言	五〇
二九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元祿書	侯方域	五三
三〇	心史序	張國維	五六
三一	與楊司農書	張家玉	五九
三二	兵家言	顧子謙	六〇
三三	與孫贖方領略	陳子龍	六四
三四	獄中上母書	夏完淳	六六
三五	清道疏啟	顧炎武	六八
三六	行朝錄自序	黃宗羲	七〇
三七	保定張氏知縣序	許	七一
三八	侯喬文集自序	律	七三
三九	乾坤大略總序	王餘祐	七六
四〇	致勝之由	朱之瑜	七七

四一	唐陶將軍傳	杜濟	八三
四二	與陳道寧書	豐臨昌	八四
四三	陸贄武衛南諄序	豐臨昌	八九
四四	論申與之功符子	朱季	九一
四五	五嶽圖銘	番	九四
四六	促北伐書	番	九五
四七	請斬秦檜等疏	胡	九六
四八	李忠定集序	朱	九九
四九	賜陳子批	文天	〇二
五〇	指南錄後序	文天	〇四
五一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	〇七
五二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	一一
五三	前臣子盟檄	鄒思	一三
五四	後臣子盟檄	鄒思	一六
五五	辛稼軒先生墓記	謝枋	二〇

民族正氣文選

一 就義供詞

民國先習陸皓東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吳英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還弔中原，剝榛滿目，每一念及，莫不知滄溟之何從也。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寄寓過訪，遂別故人，風雨逆來，得談晝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誦仇之必報，思治其本，並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特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聽頭舞靴，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即曰我輩賤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奪我子女玉帛，賦思權資權之毛，誰賤誰之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爾等入粵殘殺我漢

以說復舊，非說操漢奸，又不足以撥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首，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殷。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不殺，善爲謀矣，請速行刑。

「作若得路」一語，暗東、廣東香山人，名中桂，少隨總理致力革命事業，後謀於廣州起事，奈洩被獲，刑訊罵賊不屈，與朱貴全、邱四等同遇害。

二 革命軍自序

鄒容

五帝三王之世，至於蜀，十有七年，以辛丑，借揚子江，旗上滬，以主國權，海外留經年，錄述人名家言，印於國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者，列爲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有奴隸也，奴隸之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妓，此區區微意，自以爲以是報我

四萬萬同胞之想，我父母之想，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借盧巖巖顛成覺雷大哲於地下有靈，必嗔曰：「君子有知，吾遊其東，深但信錄成功，礙礙謝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彼惡人，吾其瞑目。」文字駁功日，金京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某日，革命軍中馬前卒蜀人鄭容記。

【作者傳略】：鄭容，清巴縣人，字成丹，光緒間游學日本，後回上海，著革命軍章炳麟爲之敘錄，稱爲清史所遺，客出之，自詣獄，復死。

三 致某君書

秋 陸

吾與君志相濫也，而今則君與予異，儼始同而終相背乎。雖然，其最也，遺其所以賦也。蓋君之志則在於忍辱以成其學，而吾則寧不受辱以成其學。

祖國之羞。然諸君誠能忍辱以成其學，則辱也甚暫，而不辱其常矣。吾輩
負氣，不能如君等所爲，然吾甚望諸君之無忘國恥也。吾歸國後，亦當盡力
籌畫，以期光復舊物，與君相見於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
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僱生於於不煩，口不獲成功，而
死，吾所不悔也。且光復之非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
庶才當以後，若沈嘉史、吳越、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國焉，亦吾
女輩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

【作事傳略】秋瑾，紹興人，字璦卿，幼承家學，長攻文詞，年十九適湖南王
氏子，因痛滿人之專橫，留學東瀛，加入同盟會，旋返國，與徐錫麟、網難
大通學校，密組光復軍，事洩被捕於滬，與之百軒亭，死時年三十有

革命軍首領，為駭論大衆，先復漢族，翦滅滿洲，藉我大種民族，立國數千年，文明皆出於古，邦乃自滿，虜人閉中原，塗炭衣冠，掃地文獻，無遺。二百餘年，偷生姑息，虐政之下，種種難堪，數不可勝，近則名為立憲，實乃中央集權，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天下擾攘，民無所依，強鄰日逼，不可終日，推原種種，罪由何莫，非政府愚昏，首虐我族所致。以是予等，憤迫公憤，共起義師，與我同胞，共復我業，誓掃妖氛，恢復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讎，義兵所處，與民更始，毋枉多難，有命於斯，是甘為化外，自取罪戾，當盡之天下，與吾族諸父兄弟共誅之，此諭。

【作者傳略】徐錫麟，浙江紹興人，字伯孫，曾赴日本研究警政。命
謀殺清民，國紀元前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刺皖撫恩銘於安慶署察
學堂戰敗被害。

五 暗殺時代自序

吳 燧

子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撫之。數年兄亡，子父棄官爲買。至是迫於家計，不得安居，復奔走風塵，間集所得以爲子弟兄教養之用。子年十三，爲幕科名，歲歲疲於童試。年二十始不復以八股爲事，但推讀古文辭。有勸子應試者，辄拒之。年二十三，自念親老家貧，里處終無所事，乃翹然游吳，不迨遂北上。斯時所與交游者，非官卽幕，自不禁惓惓然動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鄉某君之勸，考入學堂肄業。於是得用身淚教習之思想，時往來於胸中。豈復知朝廷爲異哉，而此身日在以絲絳中耶。又這年秋，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軍一書，三讀不置。適其時奉天被佔，各報驚愕，至是而知家國危亡之在邇，某君卑汚之思想，一變而窮之。然於朝廷之爲異族與否，仍不在意念中也。逾時，某君又假予以清議報，閱未終編，而作者之主筆，卽化爲我之主筆。日言立志，日日望立志。向人則曰：「吾后之誤國，今皇之聖明，人有非朕梁者，則排斥之，卽自問亦信梁氏之說之登我於彼岸也。」又逾時，得閱中

國白話報，發續報，自由血，孫逸仙，新廣東，新湖南，廣長舌，護書，警世鐘，近世中國秘史，黃帝魂等書，於是思想又一變，而主義隨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說，幾誤我矣。夫梁氏之爲滿谷遊說，有革命之思想者，豈能許言之，無俟我曉矣。然于恨梁氏之說之幾以誤我者，其與我同胞，當不止千萬也。予願同胞，寤爲夢夢不醒之漢族愚民，而不爲半睡半醒之滿清走狗。蓋夢夢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雖認賊作父，亦苦於不自知。一旦公程，究未有不欲盡滅賊而復九世之仇也。若半睡半醒之滿奴，名則以瑪志尼，實則自居實則吳三桂，洪承疇之不若，甚至欲遂一己之私心，甘作同胞之公敵，有貴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則彼積蓋怒而成仇，遂不惜強詞以奪理。昌言曰，國朝之制，滿漢平等。又曰，滿漢之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又曰，合皇仁聖，不惟犧牲已位，以立憲政。此等云云，蓋欲斷送漢種，永無自立之日。而爲滿洲謀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予於是念念欲殺盡此輩。然此輩哉。

漢人也。皆漢人而爲滿會之奴隸也。滿會之使此輩爲奴隸，甘苦同胞，以利害族，則滿會之手段，不亦其毒矣。雖然，此輩爲奴隸者也，滿會豈奴隸者也。不清其源，而絕其流，又烏乎可。予於是念念在排滿之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爲因，革命爲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爲革命非暴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予適求滿會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則奴漢族者，一則亡漢族者。奴漢族者，在今日，亡漢族者在將來。奴漢族者，非那拉淫婦而何。亡漢族者，非錢良逆賊而何。殺那拉淫婦，殺錢良逆賊，其利在今日。殺錢良逆賊，其利在將來。殺那拉淫婦，去其主動力，殺錢良逆賊，去其助動力。主動力無盡，而助動力有盡。予於是念念在殺錢良。然此念驟立，其如徒手無具何，勢不得不稍俟時日。這時有萬福率刺王之香案出，又逾時忽有刺客某刺錢良逆賊去成而還，並有王漢謀刺錢良逆賊宗卷而先自盡之報。之三子皆其志而為其風可慕然。

予不能不爲之抱憾者，蓋以萬子之刺術固疎，而所指之事，亦不過曰聯俄之主義而已。夫以聯俄之主義爲非，則所是必在聯日。聯俄主之滿洲，聯日亦主之滿洲，滿洲既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試問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隸之籍則已，苟欲去之，則必先事排滿，而排外非所計也。若刺客某，則又不爲失之於法，雖其目的較萬子爲善，而於生死關頭，又不若萬子之分與矣。若王子心有餘而智不足，雖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然於事實上，不免失之一籌，使於願德失望時，卽起身來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卽不如此，亦可將織良同額之人一刺之，以爲代價，則王子不虛死矣。雖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有數月。此志偶於友人某莊前言之，昨在萬福華事以前數月。王子復先我而行之，雖其不成，亦是見王子之志與我同也。王子有靈，當不使我復蹈萬子之轍。今者予之槍具，已自日本購來，其逐逐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務未清，二因其父受再次之驚，家居多

所防備，疑捷就且，與共酬，然後就道。斯時友以某君知予之志，遂勸余擊之於膏，以遺後世，以釋人惑。予自惟素不詭文，即強爲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動人觀聽。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實事而不在虛文，使惡者皆事虛文，惡費事終無可成之日。予聞予死後化一我而爲千萬我，前者起，後者起，不致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爲有濟也。然一念萬王二子之悟，登末則有接踵而興者，則予當此致軀之始，似不宜不有所觀望於同胞矣。今卽邇來之所見，並信札之有關於此者，亦連類及之，綴爲若干篇，名曰臨終時後。是爲序。

【作者傳略】吳樹，清桐城人，字子扶，品學頗高，以贈教爲先鋒，自任，屢敗。光緒間清廷派五大臣出外考察，樹師爲僕，裝帶炸彈炸之，未成而死。

六 赴義前別妻書

林覺民

予不意訣與卿如語，善矣。以此世無汝，則與卿律此書，尚爲世中一談。

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爲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忘情。爾欲翻筆，又恐汝不察吾意，爾若忍令汝壽死，謂吾不知汝之不察吾死也，故造惡語爲汝言之。

吾至受汝，卽此要汝一念，便吾再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窮人都成眷屬，然這地國裏，誰能與夫，私心快意，誰家能敵。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言語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完善愛汝之心，期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願汝也。汝體此心，於隱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惡。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其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檢點，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聖，必不能失汝之悲。吾先死，留吾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

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迨越后街之屋，入門穿廳，過門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屋，爲吾與汝雙酒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窗後窗外，疏梅掬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依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反今思之，空餘淚痕。又迨越六七年，前吾之逸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懇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弱十餘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強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豈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口可以死，奸官汚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我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傳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

來處任見破鏡信歸，則較死爲尤苦也。將葬之何，今日吾與汝幸在，八下
人人不爲死而死，吾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鐘惜却我者，能忍乎。此
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歸汝也。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一者在。
汝亦已五歲，得眼成人，汝善撫之，與之育我。汝腹中之物，吾疑是女也。女
必嫁汝，吾心甚感。或又是男，則亦必其以父志爲志，則我死後，尚有一意洞
在也。在幸甚幸。

吾家後日當甚貧，汝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

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
信有鬼，今則父望其誠有，今人女言心能感，自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
之死，吾靈尚依依勞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死爲然，是吾不與凡言語之。又恐汝日自爲吾
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憂，的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所以爲汝

惟恐未盡，泣幸而得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幸而得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幸而不忍獨善其身，雖夫紙短筒長，所求盡善，何有萬千，故可以茲擬得之，而今不能見其矣，這不能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編。辛未三月念六夜曰，意詞手從。

家中詩母皆道文，有不解處，其請其指教，皆善感其幸。

【作者傳略】林登良，閩縣人，字意詩，同盟會會員，辛亥廣州之役，烈士參加，戰事最盛之日，揮毫常步，直入營署，不見張鳴岐，出遇防營，受傷被擄，受訊時烈士但侃而談，談畢，其亦大勞，鳴岐李總爲之動容，繫數日，引頸就戮，時年二十有五。

七 赴義前別父書

方聲洞

父親大人膝下，跪。此爲見最後親筆之稟。此稟果到，則見已不在人。

世常以爲。免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嘗預告大人，實爲大罪，故臨死後，
 「其就死之原因，爲大之原因，竊且謂淵入關以來，凌辱我漢人，無所不至。意
 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目前。滿洲政府，猶不願實心改良政治，以
 圖國權，僅以預備立憲，空名，炫惑內外之觀聽，必欲斷送漢人土地於外
 人，然則始大快於其心，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
 保全國土，必自強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見誓壯志已久，祇以時未至，故
 隱忍不發。避者，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撲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之存
 亡，在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見一人如事成，則
 四萬萬人皆生，見雖死亦樂也。祇以大人愛見者，故猶死不救，不爲稟告。但
 望大人以國事爲心，勿傷見之罪，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
 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義也。且爲祖國而死，亦非所應爾
 也。見對已念有次歲矣，對於家庭，亦有應盡之責任，祇以國家不能保，則身

家亦不能保，即爲身家計，亦不能不於死中求生也。見今日極力驅流，盡驅家之責任者，亦即所謂保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國之人，皆爲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地下矣。惟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爲大人分憂，甚爲抱憾。幸有弟兄及諸孫在側，兒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願大人得信後，切不可過於傷心，以礙身體，則兒罪更大矣。幸誠之茲付上致願，媳信一讀，俟其到漢時面交，並祈得空時，即遣人赴日本接其歸國，因彼一人在軍，無人照料，種種不妥也。如能早歸，以盡子媳之職，或能輕見不孝之罪，臨死不盡所言。惟祈大人養保玉體，以慰兒於地下。媳孫將成人，乞善導其愛國之精神，以爲將來報仇也。臨書不勝企禱之至。蘇蘭寓金安。兒辭滬赴義前一日，寫於廣州城。

【譯者按】方聲洞，侯官人，字孟明，曾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總理侯之。同盟會編義軍部之長，陶大被其取權者甚多，辛亥三月二十五日自

領一隊進攻督署，事敗死之，時年二十有六。

八 辛亥廣州起義前別見書

李 曉

敬復者，昨天說及去，余妻吳氏與弟往南洋時，適因歸國，兩不相
遇。弟此次理應返鄉一行，但家情緊急，不遑三日，是復知矣。此行成敗不可
知，任其事業，怕死非丈夫也。今明知無益，仍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犧
牲，惟望油膏，建國中，國民國事，日漢軍光明，散盡身死，願毋我念。恐兄代
告余妻吳氏一言，苦守節，念日報父之志，幸毋忘之。此別。辛亥三月二十
八夕為晚發。

「作者按語」李曉，字曉，字曉，是。曾車衣架，加入同盟會，辛亥歲，
與黃興在滬籌謀，在廣州起事，事敗，各逃。黃興只多欲得敵，以國再舉，晚
堅持不阿，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回攻督署，力戰而殞，時年三十有八。

九 江左用兵記自序

林漢聲

自權利競爭等說行，學士大夫，遂悉其數千年固有之道德節，而徒
焉。其究也，凡競爭權利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極，一寧之生也，則退縮，爾
一已權利是荷，公然視道無節義者，有，又不懼百出其競爭權利之私於
是乎，行邪行，文察言，結朋黨，污亂黑白，何何是非，使一時豪俊游於羿之數
中，而突之與粹，此非世道人心之巨變也哉。嗚呼，吾爲此懼。當京漢界義，起
衆負隅，風潮湧，全局震動，賴新軍，聲威大壯。自十月初二日進攻，十
二日城克。其間血戰經旬，無利競爭之可言。惟女心之驕軍，其道節義
之概，利與肉薄，堅城之下而已耳。這事是，一二不勵道德節義者起，翻是
爲非，變口爲非。遂致此十日戰爭真況，混淆莫知究竟。不佞因彙述所躬
歷目睹者，一一記之。一字一句，皆從良知寫出，若故事鋪張，稍涉詐僞，天地

神人，實共塞之。凡中間所與同謀諸君子，惟趙君伯先，向君樸，湯君向珂，林君鏡甫，先已成名以去，餘多執教於今日。如竟斯說，有出入之言，深望嚴詞呵責，糾正其妄。至蘇浙兩軍，敢請草率記事，愈速，願前非掠美，後功，實以斯記僅限不佞一人，躬撫目攝者，若妄加編後，反獲失實之罪，是不敏也。雖時破壞已終，建設方始，民國前途，雖然尙不知其終極，何忍爾爾焉。追述往事，以聒人聽，蓋深恐淺棄道，德節義之法，中據利，競爭之說，飾邪行，文意，皆結朋黨，而謂可以掩蔽天下之目，箱蓋天下之口，自欺欺人，使真莫辨，非終不明於世，不佞因記所躬歷之說，所目睹之事，以存之。或亦當世君子之所許乎。

【作者傳略】林述，閩人，字頌亭，初爲清第九鎮營官，有志革命，武昌起義，烈士在鎮江，應國，合許德，諸軍攻東南京，在潯中居北京，爲袁項城所忌，於民國二年被刺身死。

別鄧澤如書

黃典

罪元未盡時通音問，罪甚罪甚。本日親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改項清冊，詳細數亦有登記。當先奪呈公埠官布衣衙局，次南北美洲各埠，無論成敗，俾共曉然於此次之數，溝溝。公弟等不才，預備或有未周，用滯即因之，不當，負咎殊深。所冀漢族有「幸」一舉捷捷，不難寸磔吾軀，亦不足以蔽罪。惟此心公明，足以對諸公耳。

【作者傳略】黃典，善化人，字克強，同盟會成立，與任庶務長。過本富有責任心，遂不苟日，欽廉河口鎮南關諸役，迭著戰功。武昌起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居要職。袁世凱稱帝，乘起，力持正義。五年卒，年四十有餘。

嗟乎，茫茫大陸，頓成澤國，浩浩神州，斷送東夷，錦繡河山，竟亡袁氏之手。千秋領土，幾盡三蘇空文。補彼國賊，甘爲城下之盟，哀我同胞，竟如乎馬之賤。弔民投棄，漢武尙誅暴民之桀，射締造共初，先烈曾流熱血以教民。袁世凱中原黃齋，不少愛國之將士，五族同胞，豈乏鐵血之男兒。際此秦叛親離，貪賂之勢，既盛，人心未死，大局尙屬可回。同爲五族之民，共與討賊之義，遠汲義旗，摧除妖孽，毋任國賊益據，噬臍莫及。勸我同志速起，急起勿忘，倘今振臂一呼，雲合而響應，欲免爲波瀾高懸之慘禍者，在此一舉。同舟共濟，毋忘雪恥之心，臥薪嘗膽，共誓報讎之志。是則弟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無憾矣。我同胞鑒取。

〔作者係陸軍部副官，與寧人，字達福，信革命思想，嘗以辛亥光復不能徹底爲憾。民國四年，非議滬光於廣州，而傷足，即光被捕，並以身被運刑處死。〕

死，年三十五。

一二 致四弟秩如書

朱大符

四弟窮猶致數言，想已達。此次歸身，竟無往晤舅舅及彥平之暇。明日
之當赴好縣，風雲靡定，遂此漂忽。交臂無從爲而言，殊所歉也。不河弟復近
二年，三妹又隨君直之任陽江矣，不知何時始得一堂爲樂。今且因殺敵自
戕，而中鼓毘家宅爲安全，向來戰死者，視在家被殺者少，可知也。雖士
子衡所爾有要而必得，有愛而必失者，吾辨正當念此言也。又先人初無他貽
遺，惟此朕介之性，實願將我，爲覲顏荷活，豈不有忝於祖。如謂若敖鬼餒，則
兄娶婦十年，三育晉女，縱保此生，何可必其有後乎。此意願弟正之。
六、朱大符傳略朱大符，清甯山人，字執信，乙巳加入同盟會，作品所發表於民
三、朱大符傳略朱大符，清甯山人，字執信，乙巳加入同盟會，作品所發表於民
三、朱大符傳略朱大符，清甯山人，字執信，乙巳加入同盟會，作品所發表於民

一三 攻湖南檄文

太平天目石達開

前部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繼奉大漢千歲洪意。以大義布告天下。蓋聞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源。百年無不回之國運。自漢皇漢不幸。胡虜紛張。本夜郎自火之心。東方入寇。竊天子乃文之號。南面稱尊。陰借靖亂之名。陰傳并吞之計。而乃靈夷大長。既竊帝號。以自娛。種族相仇。復殺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飛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傾壓風於遍地。兩王入粵。三將封番。屠萬姓於落壑之中。無或巨於宮闈之下。若宋度殺獄於南嶺。故秦泥不封於西嶺。嗚呼。明祚從此亡矣。國民寧不哀乎。迺其守城之世。務其永保之方。非龍漢人。榮以官符。倫倪之輩。豈足以還入仕途。而銳氣銷。恩澤而仇心。提於高城。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濟何以見誅。柴大紀何以被殺。非我族類。視為仇讎。謂同宗之歸。即君死亡之禍。若夫獄與文。

字。以嚴刑慘殺衛林。法重指抽。藉虛銜網羅商賈。賜登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民。斯爲甚矣。尙忍言哉。洪公奉漢成靈。憫民水火。脂狼臬之滿地。作牛馬於他人。用是崛起草莽。縱橫粵桂。早臥薪以嘗膽。受破釜以沉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秦傑。盡我河山。自起義金田。樹威桂郡。山岳爲之動搖。風雲爲之丕變。英雄電逝。若晨風之掃北林。士庶星歸。甚涓流之赴東海。一舉而烏闔秦死。再舉而雲尚阿奔。固知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人合體。共極同胞。今廣西已定。汗氣方揚。軍兵向鐵騎千軍。將校則旌旗五色。特奮長驅。分征不顧。中臨而長江可斷。北望而滄海月捲。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者爲奇人。當思歸漢。識時務者爲俊傑。胡不這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是軒轅之胄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號令嚴明。賞罰不苟。若或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賈糧管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宜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

【作者傳略】石達開，清貴縣人，咸豐間從洪秀全起事，封翼王，宗昌輝殺楊秀清，將殺達開，開遁入湖廣，由邊地入川，爲川軍所敗，斬於成都，嗣素懷大志，並能詠詩，有石達開集行於世。

一四 南疆逸史序

清溫春臨

南疆逸史者何，紀弘光隆武永隆三朝遺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謂之南疆，皆南土也，勢不及乎北也。若曰，僅此南疆也。云爾。然則可紀爾也。曰，土宇反覆，攻守紛錯，政令互異，興亡成敗得失之蹟，不可泯也。忠奸雜陳，賢奸各出，奇才策士之謀略，武夫猛將之功伐，老臣正直之持論，論語欺罔之醜辨，與夫忠義奮發凌霜犯雪之概，甄遺戮毒狐媚虎噬之狀，不可略也。蓋事變愈繁，情態愈露，可以肅拜，可以接劍，可以裂背，可以作舞，可以痛哭流涕，缺唾盡而碎如意者矣。嘗論明之亡也，始於朋黨，成於奄宦，終於

盜賊南渡，繼之，小人得志，借別黨以肆毒，合奄豎以搦寵，假盜賊以張威，顧
 廟堂空虛，誰敢勿恤，忠貞黜落，貪黷橫肆，結網倒置，是非混淆，以致穴中自
 爾貽敵，以漁人之利焉。思文，賢主也，輔具備，天降寇，召寇，永明仁慈有餘，英
 斷不足，騎地山海之間，掃過流績，收遺壞，成腹心，託紹城，爲禁衛，爲已，當其
 時，坐而平章者，不乏道，德譽望，忠諫，蔽佃之，備其捍禦，邊圉糾繆，外侮者，亦
 多矣。矜故族，三烈，崇大之，封，何黃，姜，高，史，祖，何，堵，諸君子，不，皆，學，究，天，太
 忠，其，日，丹，當，變，不，論，文，武，互，濟，亦，可，謂，血，宗，之，留，節，王，國，之，棟，幹，矣，乃，好，爵
 虛，鼎，大，權，不，界，或，外，而，不，內，或，尊，而，不，親，終，于，一，木，支，傾，丸，泥，塞，濱，碧，血，膏
 燐，抗，忠，自，信，悲，夫，悲，夫，天，逾，不，延，人，虛，再，舛，百，六，之，會，又，焉，能，逃，迨，夫，歷，數
 已，終，正，朔，永，絕，而，監，國，猶，然，封，禪，烏，嶼，之，中，抗，顏，鯨，風，之，側，落日，狂，瀉，衣，冠
 聚，議，寸，脈，未，復，而，志，不，衰，六，命，垂，盡，而，氣，方，壯，父，叛，子，忠，鶴，首，忽，於，懷，誠，矢
 烈，不，敢，頌，貳，繼，新，王，之，封，命，破，父，之，危，說，不，能，易，焉，延，祚，再，世，歷，年，三，紀，然

後知三百年詩書禮樂之道澤，其道人忠義之教者深矣。蓋明之積弊，約有三端。一曰務虛名不探實用，高談性命，而以蠶田軍旅爲粗，研志詞華，而以刑法錢穀爲俗。至使吏治不修，武備全廢，假銳於武夫，待成於胥吏，一弊也。二曰別流品不求異才，古之求士，或在紳澤，或在山林，甚至緝囚儉錄，降卒仇夫，皆列置班聯，異騰寵任，未聞同朝之謗。今乃獨尊甲第，鄙棄舉貢，卽材微管葛，行同夷蕞，隱提無期，排擠有自，楚材晉用，深實貽之，二弊也。三曰爭浮文不念切效，示不虛套，以抗大敵，祖制浮言，以撼巨寇，欲以通和而反掃之，欲令效忠而激益之怒。迨至聲封執言，狂寇反噬，則影銷烟散，匣口無策，三弊也。類此三弊，散亡不悟，思誤國之罪，豈得獨諉之小人哉。余所以每不禁掩卷而三嘆也。是編也，剔羅散佚，搜抉殘蘊，上自朝廟大綱，事關興滅，下迄閭巷幽貞，誰存感觀，咸紀其人，傳其事，具見其本末。峇星逸行，損鏡成章，務茲瑣實，刪除歸雅，論賢習寧殿，以其世所指名也。寬庸流勿議，以其無

所宜焉矣。哀之，非細之也。君父之惡，惡而勿報，是賤勿殺知也。桓桓之子，未
路必戰，以示謀夷，有所備焉。至於宜詳而略，當顯而微，則定其殺焉，不敢謂
乎春秋之義。嗟乎，西國舊都，望之淚，况乎姓氏，棄朋黨並爭，殺命與未流
俱隕，其始其宗，先臣實武靈之備，其後不香，通環成裏，不知涕泗之流，益目附
於西臺之紀云爾。夫無略充認之戰，所不辭也。

【作者傳略】溫寄臨，字島人，字令融，一字鄭興，其籍魯人，其內閣中書，性
抗直，以詩文雄於時，著有山響樓集，南園逸史序等書。

一五 賜藍汪刺書

明末元璋

周秦禦虜，上策無聞。漢唐征伐，身多衝李。及宋遺寇，全之皆緊。其旋於
鋒節，秦庶因於留運，以義變矣。世以殺戮，藉於冥冥之手，賜藍之厲，汗流九
州。遂使弄僞故欺，衣冠蓬蓬，世於陵慶，談月是冠，冠亦衣，推生民於水火，

胡勝於沙漠，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嘗
及今勿謂惡惡相逐，於是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
之左，爾玉親拘納哈出衆降。今茲復徙，躬擐甲胄，馳騁漠朔，衝冒風箐，穿地
取飲，誇火浮行。越巖山而往，追躡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遠，遁竄
王朔，馬六宮，后妃部，苦人民悉皆附。陞漢之衝，背唐之李，南何以過之。今
遣爾使，使爾命，爾率江關生，爾乘勝，爾勦往勞，悉朕至懷。

【作者註】明太祖朱元璋，漳州人。元末起兵，稱職十五年，一統中原，靈機
之功，赫天而泣，泣鬼神。洪武二十一年，命大將藍玉率兵十五萬北征，
大敗元兵，俘獲甚衆，太祖大喜，故以此書褒勞之。

一六 復丘部吳侍察

譚論

率其衆，與吳崇官，越秦手，欲知此方事體之詳，與垂念之切，恨未

能善飛以至左右，共濟時艱。願元淵公尚未有來期，弟初次往送者，此時亦尚未反。蓋弟既得報之遲，而元淵代報又遲，自紹興至浙省，亦須一月。宜初差之未反命也。弟已於仲冬念六日結鑿啓行，徑往南郡候之，但不敢輒出境耳。得代後，即爰程前進。弟須取浙江至揚州起陸，蓋每部士在行者，亦須收拾二三十人從行也。計與賊總交當先發東京，但此舉可保其大，必欲嚴百五六十人衝套，兵勝開隙一轉，非計出萬全，非得一揮不持營大將，身任其事不可。而今日極有疑竇，極知事職之妙，可勝大將之任，無驗於俞總兵。不知當時部議，何故遣之。俞賊與弟同事最久，弟和之極真，一譬之卒，一譬之郭，此真世俗之論。若弟之於俞，則嘗以誣殺之臣許之。此語向在關中，如汪南明感而著周洞巖，皆登聞之，願時人未之計耳。後此者，非在夢中。俞明眼，豈理沒一世豪傑，幸今俞在本兵，而弟復肩此重負，若不信此。搦眉吐氣，振天揭地，做作一番，則妨賢病國之罪，不在時人肉眼，而在

之深，如翁與不肖，決口哉。今成既已行取，弟諒嘗特破諸會弟城中之語，不
免駭人聽聞，而弟則皆道其實。陸上時，幸翁一力主之，無礙不知者所出，
至望至望，預懇預懇，向第一得報，即取命，至梧造戰車試之，彼虜存敵已十
得六七，所患者，戶部錢糧，與燕趙之兵不易察耳。若弟意必得吳起之士，以
爲北士之倡，乃克有濟。蓋北方之士，縱勇悍，然頗爲虜虜所劫，且其性
又不耐久。南方之兵，強悍剛勁，遠不及北，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故館
成師阿之師，以收堂堂正正之效，使北人一目擊之，因而感發興起，則其果
敢之氣，敵有南人，萬萬不及者。故用南人者，所以作北人之勇，破北人之恐。
非所謂燕趙之士，果不如吳起之衆，而故舍北而取之南也。以弟與俞計之，
合南北兵，須得三萬六千人，方可濟事。虛費餉六十萬，尙恐計部難支。乃昨
得戚君報稱，謂非數十萬不可。此則操人以必不能從之事，恐聞之者適爲
之駭然耳。何如何如。弟至京計在明春之仲，是亦彙程而往。至於事權，必須

此身有所歸者若悠悠無定即一步難行恐非所定國守或成功也
我雖處已而然不敢不以共白誠知所係之重不得不謀始耳舟天幸
復言不成伏惟存照幸甚

一作者得時而明宜其人嘉靖間倭寇侵遼國海論幸部感願之後為附
吳通國天選兵部尙客卒於彭越若有遺氣矣說全若于危

一七 與蘇松同軍諸君書

俞大猷

三德兵官言大猷皆告同志諸君倭寇縱橫生民塗炭必須通求海附
才人志氣今同志與我走代諸君送至軍中殺牛祭天何此為誓共誠
信明吾江人統江嘉靖間嚴官於東初司為將總兵官

福建總兵，屢以水師一侯，欲收軍法，不貪近功，從未推卸，卒
獲武襄，著有正氣堂集。

一八 與蘇水南書

俞大猷

吳丈夫處世，雖真信前已，又何始通得失之思，拘於其心哉。望之平生，
若不洞透此義，此身墜沉久矣。觀公來教，氣亦浩然，為吾友也。燕雲之外，非
公其誰與共事乎。受入府幕者，皆懷金匱保妻子之念，社稷大事，將就任之。
勞勩令世，可大發一饑也。趙之困之，不宜。
【作者傳略】同上

一九 祭松海陣亡義兵

戚繼光

嘉靖辛酉月日，具官某，告於陣亡義兵胡元倫等曰：惟己未歲，倭寇橫

海，烽燧互數百里，余自越來援，時寇勢方張，隔江相應，徵兵列省，輒蹙郡城，向無敢破一矢當敵者。余以孤軍直逼寇營，犄角相襲，附帶率勦，所命來歸，余部首戰此地，奮不顧身，進止闔關，惟金鼓是司，堂堂節制之兵，血刃成功，自吳越用武以來所未有之烈也。寇悉倒戈，斃而授首，再歸於旆，治三勝於新河，余極於南溟，開東南之雄風，罷登戎之遠，茲其始也。而爾輩竟於鋒鏑，嗚呼傷哉。余雖分衣裹骸，以發傷鬪，緣是發倉皇，未由一障，回憶往事，適營其期，感景光之易逝，軫忠魂之無依，司命窮慚，疚心曷喻，乃府招爾於敵場之中，誰在余衷之不裨已耶。嗚呼傷哉，鏖幣既厚，他藉胤，爾說復累矣，爾魂以二賦頌之，不崇朝而騰芬千祀，入孰無死，爾爾耶，苟存厥氣，宜附旌旗，以我寤氣，以植士志，毋作時貨，以爲吾羞。

【作者傳略】戚繼光，明定遠人，字元敬，少負奇氣，好讀書，明嘉靖中，歷任浙江參將，福建總督，平倭寇，其軍號令嚴明，紀律肅然，卒於武毅，著有止

三〇 歃血告文

感續光

【降慶己巳月日具官某，敬告於司嶽司盟之神。曰：維茲秋仲，邊事方收，若非尚有一心，無有濟其等數奉制南敷，階中誼誓之詞，凡爾將校，或有國恩，或膺世祿，或分尺籍，或忝微臣，衣食有年，報效一旦，擬斯成履之頃，期協懋戮，以遠播天降，卽頭爲誓，露不火，必奮勵維持，共植尺寸，以上答明廷，以不負此牛，則竊有崇獎，神且相之，如猶故徽，儼守成規，人悅其私，心無敵愾，及傾軛忌伐，騰謗起羞，國有常典，神且殛之，告虔於神，惟神是質。

【作者傳略】同上

二一 祭龍山所陣亡兵

感續光

嘉靖丁巳月日，具言某招募於陣亡某等忠義之魂曰：嗚呼，客欲軍權於此，與倭戰，安發殍捷，習野奇勇，而能偶纏縈勢，命長倅靡及，乃以令忙邊賊，未能一醜而招之，旅魂何依，日夜與念，載歸茲地，涕淚莫禁，恐不能同義，立而致身，言之重有餘應焉，至若奉令不效，罪擬生軍，情亦可傷，所請剗於宗國，何愛髮膚，予敢爾私哉，然臣三不投，以弭大寇，均有擗王，若遺宜，致奠，薄寓余勤，愷冥冥有知，宜附附，各敵臨，以享爾宗，勿御中野，作厲於時，以負爾初志，嗚呼，倭以云，過客下羣猿之派，悠悠氣烈，汗膏揚，與古之芬，朝聞道焉，夕死可矣，爾亦矣哉。

【作者傳略】同上

三二 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

袁崇煥

慨自賊守，陸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南北水陸舟師，謂爾乘輅

如馬、龍、麟之類，爲聖取也。披荆等聞國寇至，豈不欲滅此朝食，一飯而食復歸，再航而黃龍插說，奈未盡其屈，而敵即來。運要之月，冰凍難行，管得之所長，烏得不及於難。說者謂謀之不誠，不誠固不誠矣。然非自創海之勢，只十八萬而臨數千之水卒，即誠可奈何。而爵等計無復之，憤然以死，略無其悲。觀帝年之乘輿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將路爾擊，而嘉乃忠，請命於天子，諒爲之恤。所以不沒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靈之所棲薄也。聖故銘以一日，即打劫而無期，尊尊游魂，何不再結爲厲。爨燼說，在生之志，殫死以伸。即監死之日，蒼生之年也。爾其勉之。

【作者傳略】袁崇煥，明東莞人，字元素，累監關外軍，進東巡撫。崇禎時，督師薊遼，邊陲訖然。朝廷重之，後爲清軍流言反間，致誣通敵之嫌，磔於市。著袁督師遺集。

三三 請出師討賊疏

史可法

奏爲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所賴，密請恢復遠略，激勸謀臣，以收人心。以安天位。竊自三月以來，寇發荒蕪，山河鼎沸，大隗正目，一矢未加。臣職員責重，死不旋踵。昔晉老童身，葬於宛，臣中原而營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雖方楚，而僅保臨安。蓋信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信安，而遂能自立者也。夫楚之初，營黎澗，流紳士悲良，猶憤捐象，猶有朝氣。今兵燹備，綱文樞武，婦孺成羶，氣索廢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南圖，水則廣鶴，陸則分布，窮蹙，以招，恐爲寇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歸之，不聞及，以陝，討賊之約，不聞達燕齊。一似君父之誣，置諸膜外。近見，垂示和議，固窮難成，一旦，即使寇勢尙張，足以相距，兩者必轉而相合，旋向東南，宋社安危，決於此日。或即車當菲食，符騰以新，聚者督

之精神，執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沉舟，前無敵於世，以臣觀廟堂之
器，勤百執事之經，皆未嘗然者。夫陛下以德教治民，臣所以能駭
服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臣所以不顧左右在位，輕以管見
光武不忘蕞蕪燕薊之時，臣願皇上為少康光武，不顧左右在位，輕以管見
宋高之說，進也。憶北魏初嘗，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漢南，得億萬之人，
輒舉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大講孝陵，贊及高皇帝，則
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會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
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皇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
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御將以恩，一旦，臣非帝在北，諸臣死節，若鍾
多，在隋高祖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
尚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顯可溲殿，以臣仰觀聖德，俯察人心，似
有初而鮮終，改德而具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收拾人心，

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也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值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聽上旨，以待有功，假使宜而實成效，絲論之布，請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風感泣，國家邊此大變，皇上固水火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禡詔，將加恩一款，特爲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聞敵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施，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專待其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將勁卒，有所鼓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捉括萬不可行，餉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應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罷罷，朝夕之宴衍，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若，亦宜概從檢約。至賊一日不滅，敵一日不逃，卽有深宮曲室，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皆崇皆所聞，敵人窺伺所在也。必吾皇念念刻刻，在二帝列祖之清

樂先帝之深，振率朝之綱，率四方之力，以併於邇，將兵寇寇，敵之一事，庶乎人心，可鼓，天意，皆可同耳。臣待罪行間，不宜復預國政。然竊內乃攘外之本，故敢請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

【作者傳云】史可法，明末大興人，字道行，嚴州兵部尚書，福王立，可法督師揚州，負江防重任，清軍南下，閉城揚州，城破不屈而死，著有史可法集。

二、明史可法上檄信

史可法

先帝本建業之表，繼非時之綱，出文質受鏡，或骨節在，所致，今受時，債償者，請文質受鏡，不治死，祇當於死，受之，後，二語，真切中，吾，首，命在，廷，臣，無處生活也，當茲聖政方新，即臥薪嘗膽，猶恐締造維艱，不意三十三日，是朝，有文質受鏡一節，則之注辱，則臣死，全注，死而臣生，凡此，臣，子，謹，謝，

漢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失忠。彙彙降賊者。寧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擾。或以可用之才。一嘗永翊。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阻。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舊漢吳姓因奉命討賊遲延。先帝龍歸。復催促至京。許成金日。家臣慎言。復行舉用。諸臣既謂不可。公靡言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可事帝矣。嗚呼。舜徵殷陸。聞之。騎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臣謀冠不逸。分不應談內事。但朝趨之水火不化。則封疆之功罪不明。乞嚴飭諸將。悉削成兵。一乘虛公。過則懲其過。才則用其才。王遊蕩平。不容偏一獻。主根。亦國威。一覆天。

中 奏爲恢復固非浪試，備安宮室，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莫不以
振基於自強，而盡境於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則
知足不可，而反以不知足自囑，故取乎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漢祚
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己之僅有爲任，而不以祖宗之全
有爲有，故足耳。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雒爲界，則我皇宅
中之祚封也，爲恭皇之所已有，而不可不有。以金陵爲界，則高皇宅
外之初基也，爲高皇帝之所全有，而不可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然。
而事難決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搆勾踐也，曰：「爲人語辛勞，則無荒於禽，無
荒於鴻，無荒於色，無荒於境，宮瑤台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也。君
多廢園，臣搆桑土，斯謂辛勞耳。而況今何時也。宮闈已燬，陵園漸荒，登城北
望，慨然流涕。與思至此，俱不能疾趨陝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拜，廟對輿
輿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無奈天心

不顧人事末周甲兵日頓蓄積日乏將士日削且無常備而言曰往不修中
士難圖將見故趨日失掩耳之譏其何免之所可冀者國運雖衰人心未改
猶可致力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歷選之時亟圖經緯雪恥之舉獎率諸
臣臥薪嘗膽藉甲枕戈務求神奇鬼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祖業則中興之
業斯偉然昭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衛也
晉吳夫差之即位也可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子白不敢忘其報
越何決迨後志倦睡成以荒湛自娛而勾踐乃以辛香乘其微此亦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剝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
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旣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齷齪流涕事變或驟於
夢醒美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綠
竹日闌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於高麗拜認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於
壯志於上焉耐黃龍之憤抵有期終藉雄心於跨躡耐西溯之行樂可老將

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復何時得，先帝之深讎何日復。雖
戰不絕，則守禦必不怠。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焉。夫宋
之南遷也，劉忠肅成擒楊云，以靖內者弱外。而今則猷猷交鋒，兩川危如累
卵，且汴漳南，帶關，又以警聞矣。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
偏安，何偏可據，安尤大言之也。與言及此，可爲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
鬥，兩牧未遑，網罟未雨，唯始明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披擲鷓鴣之二
矛，我誠恐人之一棧，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惟陛下加意，亟勸申飭，極
行，臣不勝惶切屏營待命之至。

【作者傳略同去】

二六 請勸戰守疏

史可法

奏爲臣等未成戰線宜勸事。屬者天方降割，邊北閔凶，真主延生，中興

啓運。經綸裕於紳味，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觀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膏肝腹髓，未有恢復膝膂。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益方圖窺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審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表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圖畫共濟之館。臣嘗竊庶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_口皆賢，已廢却一半。况以意氣相激，化威感讎，思學_三作，釀成變運。近今之求，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之矢者，其負罪益深，位_三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主，宜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_口之人，乃以此爲快意_口之許。即便衆盜猖獗，既有深於我，我君父怒我邦家者，不_口之_口，而猶_口之_口。儼快升沉於轉_口，此之謂不知_口。宜虛心平氣，激之夫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消修之品。無_口之_口，而閉_口之_口，無_口之_口，而肆_口之_口。

之親新得海內，真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播威立聞外之謙，自
 化此巨所望於庶寮之同心者也。昔唐宗廟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宋再造時
 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揚名，悉垂天機。今之濫竽，何多輩焉。若當患山鐵
 尚以賊贖君父，諒非諸鎮所忍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
 志不齊，二氣不奮，揚離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死帝之待諸鎮，
 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罹賊難，何等慘苦，諸鎮之不德
 救先帝於難，何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仇，尋鄉鄰之鬥，
 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相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之罪，而誰事也。必皆
 以皇上從仇，雪恥爲心，簡乃車徒，戮乃甲冑，朝營夕算，惟北是圖。其未至也，
 何以防其既來也。何以禦其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奪，小
 而我欲先以大義，出單執壽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廣閱繼
 而定交子，餒料械而泣，藉諒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圖死之同心者，臣

國外所禮者廟堂，廟堂所親者主志。我皇上申興未就，時在在身，凡一舉念
 一國事，二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決終始論議。
 臣以惰怠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猛，在內宜實籌兵餉，以冀得勝為生機。
 在外宜力擗封疆，以江北中州為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以興復。今之
 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為治，轉弱為強，在我皇上一振腳耳。
 作者傳略同上

二七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

張煌言

昔五胡亂華，僅一再傳而滅。今東虜腥羶，道二八秋之期。誠哉天道，豈
 遠況也。人心思漢，惟石李賊猖獗，神京陸沉。建會本我屬夷，屢生反側，為
 多難。竊謂中原衣冠，變為大羊，江山淪於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切齒
 於奴酋也。本諒奉天倡義，伐罪弔民，區新舊，酌法古，用兵生聚，效誠已。隨十

年正朔雖偏僅存一鏡。若夫大旨取金陵。用生民於水火。漢官之威儀。備高署文武將吏。皆係大明赤子。誰非中國神衿。時窮勢屈。委質降廷。其不憤。寧無隱忍。天經地義。並夷之辯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至如透入受我明三百年之家。棄遺通唐三十載之推。祖父既受其賜。母妻盡披其宜。淫爾二三狐兒。尙爲陛下之奴。百千婦女。盡作胡中之婦。報仇雪恥。豈待異時。歸正反邪。適在今日。則其良報。先博博浪之椎。朱序歸晉。遂成灌漑之捷。或先機革面。或隨敵改圖。以全省全部來歸者。不啻分茅列土。以一邑一鎮來歸者。定與度地紀勛。或率兵而至。則論其家寡而照敵授職。或潔身而來。則就其職掌而量才相授。若蒙古女真人等。世愛國家。撫寬之恩。原非一類。共在天地覆載之內。亦有同仇。無恨二心。視之一體。不但休孫歸漢。名高日耀。且如同紇扶唐。烈光英護矣。本藩仁義素著。賞罰久明。生擒者有不次之賞。後至者有不測之誅。一身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勳名。爭之

頃刻即不再舉，既不再來，在告遐邇，咸使聞知，戰特論。

【作者傳略】張煌言，明歸安人，崇禎時舉於鄉，起義師，抗清兵，當國於

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吳越，成功，聯台攻長江，迭克鎮江，蘇州諸要隘，後

以成功軍敗於江寧，乃遁，世其軍，潛居甬田，為清吏偵獲，擲降，不屈，

義杭州，著有張蒼水集。

三八 上延平王書

張煌言

竊謂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武獨而平吳，然堅又以弱斷而敗於晉，尉佗以僻處而據粵，劉禪又僻處而亡於魏。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部如殿下東寧之役，豈誠謂外島可以創業，則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無內顧憂，庶得專意征勦，但自古未聞以輜重存居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或者謂女真亦於

沙漠，我何不可起於烏嶼，不知女真原生長窮荒，入我中國，如道樂郊，何以
 邪難，人忘其死。若以軍趨種，委之波濤，清源道中，拘之風王狂橫之地，曷
 乃入於幽谷。其間感誠，悲傷苦窮，痛種惜懷，皆足以激士氣而顯軍威。
 况欲其用，始於矢石，改業於履，則可得也。故益用師之始，兵情將意，先多
 疑畏。茲歷者徂，禦光之地，攻圍未下，是無他，大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諸云
 與衆同欲者，罔不興，與衆異欲者，罔不敗。誠哉是言也。臨臨短折，玄燁繼立，
 所云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滿黨分據，離叛疊見，所云將驕兵語者，又其時
 矣。且災異非常，征拜繁急，所云入怨天怒者，又其時矣。衆之附勢已居強，
 志未畏海如虎，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爲堅虛清野之計。致萬室棄田園，焚廬
 舍，背哺露處，蠢蠢思動，望我師何異飢渴。我若稍爲激發，此並起亡秦之觀
 也。惜乎殿下東征，各汎守兵，力綿難。然且東遊西移，不從萬全，則民遺
 火可見矣。殿下誠因將士之恩，歸乘士民之愚，遺旗五指，百萬雄師，可

得，百十名城可收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雄於海外哉。況大明之倚重於歐下者，以撥下之雷，砥復仇也。區區台灣，何預於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膽於火輪，痛將破股體於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可亦惜矣。矧普天之下，北望神州，一塊乾淨土，四海所屬望，萬代所瞻仰者，河管祠注焉，繁縟九思，激房之虎視，匪朝伊夕，而寧守窮羈，乘附紅夷，搗磨乞師，萬乞乘虛窺伺，謀費未可知也。夫聖朝者，根柢也。聖朝者，稜莖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能守其根柢乎。此尊道與夫，懲前可矣。古人云：「珍重一寸死，雖退一尺生。」聖殿下卷有「崇禎」亦為退步，誠若早退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昔「年長江之役，無險巖茶，已足流芳百世，若魏士重來，豈直汾陽臨瀛，不足專矣，即魏德寶，亦不足並駕矣。德德徐福之行蹤，思慮救之故跡，縱偷安一時，必貽誤千古。即魏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入褒貶，可為明鑑。九仞一篑，險一下，寧不自愛乎。夫此海一劇，祇是傳奇溢說，豈真有扶危足王乎。箕子之君

尊鮮又非可語於今日也。某僞漢賊家以來，恨才力薄，不能滅虜，使虜虜
彼處下發憤爲雄，俛日月幽而復明，山河變而復完，某微全髮歸故里，於願
是矣。乃段下挾存爲之資，值可爲之勢，以所爲者，此則某將以依倚，故不敢
誠口結舌，坐觀勝敗，然多激切，有劫成慶，固知急諱，舉實難追，惟願殿下
垂鑒，納有利於國，亦死無所恨，謹啓。

【作者傳略】同上。

二九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域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
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

執事，僕之父行也。清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密，其後乃有欲終事
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本人削宮歸，僕時方少。

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日及僕稍長，知謀世求友，金陵將欲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於我，爲後進，我當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一語不反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留書，余之夙交也。以此屢夕，遇執事，舉方公向爲父行，理當講，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避其故，不必復言之也。今執事乃資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賁詞奏伎，招遊舫，攜山段，段段續句不倦，笑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孔將軍乃辟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囑，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辭君，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諳乎。」僕微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猶恐益益光祿，辱相教人日，甚良。

厚然不傳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稽益自以爲未苦矣。而執事慮合於不
已，僕誠無所逃罪矣。

昨夕方寤，而楊令君如鑾叩門，發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
光祿顯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隨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
事不獨見怒，且恨之，欲置之誅，而後快也。

僕與左儲有舊，亦已奉熊魚之教，馳書正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業
犯，顯則賊也，僕誠隨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稱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道
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覓見，養孫之徒，託無復之，容出於
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頌下交天下士，而履轉踴躍，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
違其本念。當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違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
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

持事之門，但見天下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為其後。操權
過，豈不暇乎？所不暇者，左計一至於此。

僕今已遭亂離家，屈此短楫，藉此身甚易，獨惜執事校機二難，餘欲其
莽則已，萬一復心志，必至殺盡天下士，其固其宿所不快，則使天下士終不

復至執事之門，而從世運，請書以讓執事者，不惟如僕之可微，願說也。試
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故敢過厚，願不宣。

【作者傳略】侯方域，明末河南人，字朝宗，世稱東坡，與桐城方以智，如皋魯襄，
宜興陳貞，莊稱同，公子，冠王時，為臨大鏡所攝，走依高傑，母為，著有壯

居樓堂文集

目三〇 心史序

為左者文也，所以我綱常，辨統，宗侯，征伐之窮者也，心者，體也，所以植系

張國權

經立人極代命討之大者也。春秋一書，爲史外傳心之要，而其義在尊王黜
 禮，誅亂賊而大復讎，故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萬世之防凜凜焉。五胡北魏，
 雲擾相仍，然中國正朔尙有屬。自蒙古篡竊，乃存左袒，每讀元史，恨未有乘
 春秋法黜之者，不爾，宋鄭所南心史，先獲我心也。吳門張子康，以相示
 遂其事甚奇。余愛而讀之，見其正統一論，斥斥乎正名辨分，於夏之防，獨
 三致意。作而言曰：夫非先聖史法耶。序跋傳記，以及詩賦，率率反正統，繼故
 君，點血時，拋忠肝，欲碎，壓不足泣，與動天地，所著終於至元二十年，每
 篇仍寫微粘之號。主無少康，而歲夏不改，支微昭烈，而思漢，竊際草檄立盟，
 盡黜胡元之統。似符若讖，誓開大明之天。帝誠大類愚公，純志真能格帝果。
 祚我明陞，直接宋之正統焉。綜而論之，春秋爲後用之心史，故筆削定而
 萬年之倫紀不泯。心史爲故宋之春秋，故于憲嚴而九世之仇，鍾繇復洵足
 爲生民立心，發策自完，忠孝節義，庶幾乎文信時時忠，大經千古無稱，而

前史所載，聞有瘰癧不脫，病來氣，私殊訝之。今觀此書，始知忌之者之黠也。
 本也。使當時執簡以往，事遂著名，九死無憾。然惡觸忌而此史與此身同盡，
 無益，徒絕傳信耳。故寧善藏其用，俟之後世。三百五十餘年，不濡不濕，信國
 諸英魂，宜呵護之。珂筆君子，宜急取以補前史，孤忠實錄，良在茲也。嘻，彼誤
 國事，虜以取富貴者，慶其越，越道穩，莫適。而董狐筆方出，并底，燐炳人世。公
 之辭賊，不仲三時，伸千歲矣。掩郡乘公固走，而徒妻與地，豈此中必有忠義
 之俗，相與悲歌慷慨，嗚呼吟者，而溼濕不乾，憤夫。今海內文章節義，莫首
 吳門，此史一出，豈若歷掌捫足者之，我章恐後。記云，歲之名山，傳之其人，余
 獨幸，九淵匪費，而嘉諸君子皆其人也。遂梓而弁以序。

後者傳陳，陳會維，胡末來，陽人，應官，倉部，御史，兵部，尚書，弘光帝，立拜，東
 國，大領，王，選，年，兵，敗，選，東，國，及，翁，島，破，益，故，國，之，淪，亡，國，池，而，死。

三一 與楊司農書

王室板蕩，正賴大君子竭力匡扶，倘無事則惟儻在燕入之前，有難則
發畏在衆人之上，此非松柏後彫之概也。我輩做人，正於患難處做好題目，
正於患難處見好文章。譬之雪裏梅花，愈香愈瘦，愈瘦愈香。譬之霜林紅葉，
愈茂愈繁，愈繁愈茂。詩曰：心契九秋時，目玩三春茂，伊誰契，伊誰玩也。細觀
尊札，一則曰杜某不必調來，一則曰尙宜調鎮將守程也，既喻示我以難行
之難，揆我以必從之勢，此以知騎雀歸來意也。今早發札回來與否，不過恐
有節，欲以錢爲退步耳。鎮中龍虎戲萬，嬉嬉有春胡氣，貝錦發來，
人招搖易論，衆將軍起而剗之，觀其頰同洪出忠汗奕奕，此可用錢。至若張
粹純始，婆娘等將，皆開風附弟，同心起義，已碎腐牌，殺腐使，以明歸我之誠。
天下事尙當奮臂而起，安可待之無可奈何，與巾幗女子爲伍耶。孝王

深遜，致陸武徒步踵跡，太公死骨拋棄，國難家難，交集一躬，日夜椎心，仰天
慟哭。所有憐者，家王才德涼薄，不足動高賢，感君子，徒博強子之稱，安敢
天尤人，自羞寡助哉。情歷辭感，不知所云，知我罪我，統唯等命。

【作者傳略】張家玉，即東莞人，字寶子，崇禎時進士，南都淪陷，致舉義師，與
清兵相抗，增城之役，身中九矢，自投野塘而死。

三十一 兵家言序

陳子龍

古之帝王，曷嘗不以兵爭爲重哉。國之所以存亡盛衰，其得失之林可
盡指知也。易稱師貞，世嚴稽夏，詩有獻囚之頌，禮思將帥之臣，春秋記侵伐，
詳戰陣，此五經者，聖人治世之書，世儒之所奉也。其在孔門，則季孫冉有樊
遲皆以戰功顯，而夫子獨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權辭也。不然，劫秦人之
兵，留三都之將，而曰我戰必克，又何以稱焉。且二三子者，亦安所學乎。蓋古

者文武之證出於一，故伊尹周公方叔召虎皆仲鬱設之說，莫不承而稱士，出爲元帥，彼皆當世之大聖賢人也。上有禮國之心，下復救民之心，而深於仁義，履讓之旨，明於禮讓，帝王之方，故隨出而不愛民，不愛民，不愛民，及其成功而歸也，亦君以禮，隨身以禮，厚功以禮，名勳於禮，身膺廟食，及君臣同休，豈不悠哉！後世遂後之家，以隨兵爲恥，而毋委其功於一人，武士彼其入既不甚明於君，上下之義，而天資暴戾，以殺戮爲快心，田長之地，流血成川，卽幸而有功也，封爵賜子，恆不足以滿其望，而殿居留者之往，往而見人主既不措，而變或因以再起，嗚呼！兵者聖人所以除亂，永靖國家也，非以毒天下而生事端也。而委之於貪人武士，生民之患，行時而已哉！自漢以後，文武漸分，然猶有庶詔諸葛亮周瑜陸遜司馬懿羊祜諸葛溫謝安韋叡諸浩李靖裴行儉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韓琦李綱虞允文之徒，奮氣爲素，建功闔外，爲時宗臣，彼豈必有搏虎之力，射鵰之技哉！不迨深

明古今之事，能決機宜之便耳。然則豈非儒者之所當務耶。胡亥、新皇帝以馬求有天下，而崇儒、重道，愚得文武兼資之士，以與共治。二十年，趙都歸立武學，紀武成。王詔曰：三代以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故而三之是輕天下無全才，後世之陋習也。其罷之而從祀太公於帝王廟，是學也。豈不卓起厚望天下士哉。其後繼以拘於科目，益分兩途。然英皇時則有王粲于謙、忠孝時則有韓雍于越。武世時則有王守仁、楊一清之揭。大者列五等，小者登旌節。此皆起家書生者也。近者七八十年之間，天下太平，及士大夫耽於佚樂，厚蓄財寶，以爲自世計，而其稍稍號賢者，坐瞻高議，倡說玄虛，已入於晚宋之迂腐，而不自覺，以爲兵革之事，且沒齒不復見。見有談說者，皆怪笑之。或有英邁豁達之士，則不免譏議嗟乎。今天下兵起二十年矣，期賊之虜，壓我三陲，嚴飛之盜，橫行萬里。汲汲乎可坐清舟之中，裝景之下，而公自始游，瞻視如常，惟思去危就安，以爲苟全之計，而不知安者之終至於危也。又不能思

周任之戒，以避愆者，其心欲挾此安之哉。明天子爲之吓食，十年於茲矣，乃命海內士人習孫吳之書，嫺騎射之事，所以重武節，求異人，意至隆也。而不忠之臣，念重勞子弟，多方阻撓，嗚呼！是何心歟。子龍至，機極賤，然事上之義，惟君所使，則嘗聞之，不敢弁鬣成命也。且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後，嘗今所急，不在兵乎。野兕結角以拒虎狼，澤雁踴道以避馬網，而今人不思所以自衛之具，豈烏獸之不若耶。故上以忠於國，而下以全其身，其事險矣。仲夏無事，因與同志之友，取孫吳之書，各以己意論之，而并雜策。嘗今用兵之事，孫皆妄言題說，而臣以寄漆室之嘆，且以賀夫世之能者云爾。夫兵家之所以愈衰者，新給之士，惟以力戰爲能，而不知古人獻寶之妙。萬鈔之家，茫然不知，則又真以爲有夙張鬼神之不可測，玄女神師之不可過，豈有是理乎。夫用兵而至於戰，已爲不得已。至於所以取勝者，皆實事，非異術也。皆名臣良將所已行，非鬼谷黃石所獨傳也。有志之士，苟能攬與。

以熟形勢考史冊以鏡是非，精思慮以臨機變，廣結納以知人材，而又以濟世安民忠君報國為本，則安在不須古人說。子應舉，吳人也。其言尤極懇切。我嘆夫居其位，食其祿，而漠然不知人主之憂者。

【作者傳略】陳子龍，明華亭人，字臥子。崇禎時以拔亂有功，授兵部給事中。福王立，為馬士英所忌，南都陷，於舉抗賊，幸敗被執，繫於舟中，子龍乘隙守者不備，躍水而死。

三三 與孫職方碩疇書

陳子龍

自謂冬見下在秣陵，遣信下問，俯仰時勢，詞旨澀切，時高坐閣，如畫樓下，惟圖知足，不入佐樞府，與明機事，不勝辭手，為國家慶。以為雖超有季敗，當與屈隨會，不是過也。自惟矢禦，胡塵幾滿河朔，書生時從吳中貴人間遊，非唯不有嘖嘖長嘆已，知足下趨諂曹，專司事，莫門路將自當旌旗改色。又深嘆翠不

天子知人善任使，而知足下必有非常之報，稱着黑龍之竹帛，徵先世之丹青，邦交之光輝映前後矣。子龍部信，何知大計，但以理測之，非虜，非蠻，石之經，而一二叛人替麻奴，非中行設此也。孤軍深入，已犯兵家之忌。目今春水將生，勢必阻澗，若俟其飽蹙之時，處處設伏，以勁騎數千，拒隘而橫截之，可獲捷也。但諸賊皆可出口，非偵明其所從出之路，而誘之陷我伏中，恐終不能以二千之逸，作彌天之網耳。足下神謀密算，必已指授諸將軍，非下士所宜揣測也。子龍所憂者三事：大臣無夙夜之心，百工罕司檢苟且之志，虜卒則憂糧，勞去則惜婦，徒有入宮見妒之疑，而無同舟避風之義，致使君父焦勞而不顧，生民塗炭而不知，食人之祿，到何心與。夫匹夫有必死之志，則三軍將進之。今中原人民之衆，士道之厲，百倍於虜也。然而有一人每飯不忘虜，而益之者耶？有一人斷心朝虜而殺食虜之肉者耶？受其夷陵而不以為恥，供其穀粟而不以為恨，則虜亦何懼而不來也。若能捐去異聞，修德順

業整齊法度，嚴明賞罰。使舉國之人，皆以好爵爲事，而功名富貴，非毀廢不可得。下至兒童婦女，皆習勇毅，以孝盡仇讎，我恐墜開閭而延，虜亦不肯入矣。足下方需用，又有封疆之責，其倡明此義，并以勸凡百君子可乎。

【作者傳略】同上

三四 獄中土母書

夏完淳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諭自嚴君，昔兩舅奉秋，冤酷日深，錫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以報大仇，卽死矣。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鐘虜先期。一旅纔興，便成齏粉。去年之罪，澤已自分必死。雖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廷此二年之命，最本之變，無一日焉。致惡君托迹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澤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鑿意在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

得一死不足惜，哀莫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得之身，父之所遺，得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懷慈。但優慈推乾，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愚未酬，令人痛絕。慈君託之義融女兄，生母託之昭南女弟，溘死之後，新婦與親得離，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與勿備。後，合松大豆至今，而等極幸，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誦，何如不立之爲念耶。嗚呼，大造茫茫，尊賢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深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鄙決不肯捨。兵戈天劫，溘死後，亂且未有定。望純善保玉體，無以滓爲念。二十年後，溘且與先文忠爲出處之畢矣。勿悲勿悲，相託之言，慎勿相負。武甥甥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孟嘉，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不至作若放之鬼，則吾願畢矣。新婦結婚二年，賢孝素著，武功甥好爲我善待之，亦武功滑陽情世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

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為忠。子得為孝子。含笑歸家。丁未分社事。大造本無在。視身若敝屣。但為氣所激。穆晉天大理。魏夢十七年。魏仇在祭世。即避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作者傳略】夏宗霖，明諸亭人。精師南下，嘗與陳子龍歃血誓，為清軍所執。從容就斃，所著有玉焚堂集。

三五 清屯疏駁

顧炎武

國家危難之日，去管無能任事之人，而常患於不用，用矣。思不專，用之而專，且效矣。思於輕徙其官，而不其專，使之有才，不得其所以至於敗，而國隨之。若兵部尚書代用孫公之說，可悲已。方崇禎朝，流賊之為奏，且六七十年矣。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增，而餉絀，公以為國家之不足，以兵食者屯田也。乃為權豪有力者所借，推以至欺隱侵沒。孔白此

而軍實虧，軍實虧而國家且不得一兵之用。是以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無
糧。糧沒之人也。於是其立法繩之，先之於西安三衛，而東果大奔，餉卒難成，
等七人而後定。公搃之不疑，斯月之間，所請解而歸之天子者，請兵糧九千
餘，隨銀得十四萬，有奇。米麥二萬，器石，天子爲降詔褒賞，進秩。中，公職
或斬或擒，或獲，三年，尉屯，嬰無賊矣。而北方告急，天子以武陟，公之策石
公入，遂用之。督師山東，劉州，又移之保定。而公度請，是不許，因以濟，其
得罪下獄，及賊陷，襄，復出，公督師，而事已不，矣。使當日不用武
陵之策，自陝以西，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德左，雖，而公必能爲國家
保有關中。賊尙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關也。一語移公，祖國之存亡，乃
別於此。余讀清屯疏及公文移，而深有感焉。故爲公立傳，而公狀缺佚，不得
其詳，特舉其大者，書之。於此，以見公之一身而繫國家之重。然則天下未嘗
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後用，徒用三四年間，而大事已去，忠臣義

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也。

【作者傳略】國朝武明末崑山人。字崑人。博讀墳典。爲明末樸學者之宗。所著有日知錄。題亭林集。

三六 行朝錄自叙

賈宗慈

唐末黃巢兵逼潼關。士子應試者。方流連關中。以爲試。其爲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桂子。任從陵谷一暎遷。中士之文人。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淚盈波。其魂魄不啻爲冷風野馬者。尙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在苒三十年。發願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郭光遠填海錄不出。世惟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爾說。其可已夫。

【作者傳略】真宗時，明末餘姚人，號梨洲，治學經世，官左副都御史，明平，專
准禮學，辟者，於財衛，宗，宋，元，明，察，明，英，待，訪，錄，等，書。

三七 保定張氏詞難錄序

莊

嘗觀古今興廢得失之說，而有感於天人之際矣。有人力能而無奈天，
何者，亦有天意不然而無奈人何者，以五百人之義而不能全田橫，於許之
烈而不能使陳勝不敵，文信國既少保之忠，而無救於宋之亡，此人之無奈
天何也。天嘗之氣，有內士尚魚窟，天實爲之，而不能使討賊之顏杲卿，變爲
降賊之哥舒翰也。五季之臣，苟合其國，曾履其君，風會然矣，而不能使王彥
章劉仁贍之輩，盡爲段凝馮道也。此天之無奈人何也。虞瞋之末，風俗陵夷，
遊說遠矣，其亦天資五代之時乎。自流賊黃慧，十五年間，以至甲申之亂，內
外文武諸臣之爲哥舒翰段凝馮道者，何其多也。余竊保定張君羅詰所作

勇難錄述其一門死節之事可向焉。按錄言賊自成自陷太原等處，卽率衆而北，破居庸關，而別使僞將舒宗亮，縱賊關寇探定。張氏兄弟以在籍農紳，起兵城守。賊遣銳衆攻，城守固方禦之，且餘不下。已而曲沃相，奉命督師，過賊而卻，遂入保定。亡何，聞鼎湖之信，張氏兄弟痛哭誓死守，以待勤王師至，協力討賊，而督師部下兵爲賊內應，城遂陷。張氏自親政進士，復光祿少卿羅彥武進士羅輔文章羅季及其子姪妻妾自盡者二十有三。蓋其時封疆大帥則倒戈矣，朝廷重臣則反向矣，金匱之冊員誓石之宗正，而一旦淪陷，一統之天子而死於賊，天意始將以順逆之理，決上下之防，而帝向從此歿，廟乃有如張氏兄弟者，或未仕，或能官里居，非有封守之責，始則倡義守城，既而仗節死義。於波靡瀾倒之時，屹然砥柱中流，微一時豪傑之心，立萬世人臣之則，豈非天之無奈人何者耶？夫人之無奈天何者，在乎氣數。天之無奈人何者，在乎入爲。故功業有所不可必，而忠義無不可以。

自勉也。爲人臣子，力不能回天，而以忠義自見，雖非志之所願，而舍是無可爲矣。婦人爭死不辱，亦無憾焉。吾於張氏一門，而歎其自處之善也。戚其死，人誰不死哉。同郡相國孫文忠，太常陸忠節，皆以在籍死難，相望於十年之間，燕趙多慷慨之士，蓋至今猶存云。

【作資傳略】歸莊，明末崑山人，字玄恭，以學行譽於時。清兵破崑山，與炎武同赴義師，莊敗，亡命隱居，終身不出，所著有歸玄恭文鈔，亡國之痛，溢於字裏行間。

三八 侯齋文集自序

徐枋

聖人立教，首言文行。而文必先乎行者，以行必於文焉，見之也。何也。六經聖人之文也，然舍六經，則無以見聖人之道。下及諸子百家，千歧萬竇，爲文不同，然於以抒其聲氣，極其生宰，則無不同。所以有聖人賢人，卽有聖人。

賢人之交。有忠臣孝子。即有忠臣孝子之文。誠積於中。而形於言。是有所不得已者。如唐虞之所呼。俞伊周之所訓。諸鄒魯。洙泗之所稽。蓋以手傳。或系繫之。或屈原懷沙之篇。倘奇履霜之塊。並臨日月。聞鼓天壤。使千古而下。誠共吾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爲之感泣。或眠。或跪。而不敢已。縱皆文之用也。嗚呼。雖言之矣。非身之所履。心之所之。舉世不謬。之死靡二。其誠可以貫金石。泣鬼神。則未可以語於此也。余不佞。痛遭家國之變。時年二十四。先學士文靖公死節。哀國。余誓必從死。死志未遂。苟存於時。於子身士節。與世訣絕。時。即碌碌苟安。無所隨。而傷心之悲。終天之痛。俾時。雖生。如死之久矣。而況世變至今。四十年。廟末之政。蓋天之波。滔天之禍。靡所不加。靡所不遺。而再益之以僞。參之陰。傾風雨之溼。擗世道之註。觸骨肉之崎。嗚呼。所不更。靡所不極。嗚呼。亦可痛矣。余不佞。真千古之窮人。而無告者也。而爲時之久。已四十年。而哀之心。未嘗有毫釐之移。未嘗有須臾之間。於是

吾之心，亦遂得灼然爲吾內所說。而此固未始中，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戶庭。故孔交游之往復，故道之懷思，流俗之流連，今昔之感傷，陵谷之翬用，以至一語一言之所及，二想一慮之所交，非筆之於書，則紙以達之。故危苦悲哀之辭，悵惚作奪之思，質言而長言者，不覺習見而感此嗚呼。余之不文，文固不足以信。而吾之心，則可以俯仰千百世。無憾。故歷年下筆之所積，不可以泯也。於是別其體類，定其體例，錄成若干卷，存之白侯齋文集。後之覽者，見吾之文，因以見吾之心之所存乎。嗚呼，有聖人賢人，即有器入賢人之文。有忠臣孝子，即有忠臣孝子之文。若余不佞千古之窮大龜，無告者，所以爲窮人之文，其可矣。

【作者傳略】徐枋，明長州人，字詔法，清兵破蘇州，其父枋正衣冠自投虎邱，新塘橋下死。自是哀毀逾恆，隱居終其身。著有居易堂集二十卷。

三九 乾坤大略總序

王仲誥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曰：葉發讀盡矣。孰從廣前韻。編
 羅就茂草。坐石讀古辭。好鳥時來語。聽之頓忘疲。山舍行徑，復何餘事哉。然
 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委此生平。壁龕桂菝茹時，一室咿嘯，
 意數指如刀架也。故獨寡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天而斃楚劍
 而舞，爲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線一番淋漓，
 概之致，每一披吟，輒發節旆迴，欲飲欲泣。自謂此志不肯輕以示人。然向錄
 其意旨，統括閒遠，未盡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第。故復熟覽
 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剴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
 露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各成一卷，躋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學上，山
 河，觀紋可竟。願庶雌雄，坐譚龍決。然而習能之所以授圖，英武之所以揮靈。

項劉與亡，被若黑白。陳韓勝負，於於彭彭。孟已經心，臨血而謂之矣。嗟乎，烟
 朝翠松風夕爽，落花如錦。秋欲盡，春已歸。一册牧歌，讀之不覺其何用。此
 嘯，嗚奇事為。曰：此山人之所以為山人也。生平一斷，面性既不背，豈不粉
 爭妍取憐於他人。又不發抒於總，行律格，以洩其憤。遊不平之氣，所期刀架
 鬚眉，稜稜霄漢者，竟沉於穢澤。弱藩弱，草木朽不幾，命背山笑人
 哉。傅崖潛水，何曾貯此空。諒無汙累，是結也。成世幾，稍不落，莫令前後吾
 可以惡矣。

【作者傳略】王餘勳，明諸生，字介禮，傳氣節。明亡，其父奉三子，勳是遺孤。年
 敗，父兄死之，勳乃隱居易州之五公山，為乾坤大曆十卷，文十餘卷。

四〇 致虜之由

朱之瑜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因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

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能生之者也。揚鎬築寇，國前事不暇言其體秦漢末年，精神畢盡，百姓猶猶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償亡之心，皆誠賊至而內外響應，遠賊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送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變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毀戈服矢，入無天之境，至此耶。揚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為民無智，徒欲滅一朝之益國，未達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右論致亂總因。

明朝以制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身試以時文取士，轉授新職，取詞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採詞華，埋頭咕囁，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與年齒，首惟以割剝為工，擬取膏粱為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不知讀書，則齋院門脚，虛設遺棄，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旒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家。

右之使漁不聞，百姓之領運無告。鄉紳受賂，極有司獄歷之權。役餘爲，廣暮夜苞苴之路。朝廷蠲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乍萌撫字之心，豈勝一垂功名之想。是以習爲殘忍，傲視模糊。水旱災荒，天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額，巨借食無補之上。收除釐酒，善柔賄無土之糧。敲骨剝膚，誰憐易子。羨餘加賦，豈避苛虐。金入長安，盜賊踴躍良之譽。容先曲木，屋伯叨卓異之旌。未聞藁賈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監長之考。盜賊縱逸，催工塗飾。蠶蝗滿路，孰云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然是在監司，而整按，盡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右就科舉之弊政治之不良及官吏之貪婪不恤民瘼）

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餽送。欲廣饒漁，多收投舉。妻宗姻婭，四出行兒。子弟豪奴，專攻羅致。女子稔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遠心，則百計堆餽。緩急入匪事，時會因爾無窮。權私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

其術。訴屈舉寃。公事至假者。何科何院。曲直授亂。白黑蒼黃。庇遠鷄爲官戶。換重役於貧民。事專賄賂。甚已。賣而後切在。年年拖累。人已罄而名未除。官司比數未完。滿堂泣喜。故以脾勾欠戶。閭閻棲遑。士夫齟齬。故常關心民瘼。被害皆深。嗚呼。沒商官邪。魚肉小民。校幸萬姓。閭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矣。雖何。饒財則白丁延。寒則買董沉淪。萬剝殺多。賢路自塞。此竊官害民之病也。(右鼓士紳之橫行鄉里)

凡屬一榜科甲。命曰同年。同門。經其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襪襪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頸拔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播足其中。絲紛膠結。其間。豈遂無仁賢。處潔之士。總之一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檢壬。極巧。競賞圓通。持重端方。咸唾古執。圓通者。塗附。古執者。羣疑。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右數門戶之爭)

且商賈充豫五省，苦於使馬驛馬，使馬有穿牛印路之弊，驛馬有使馬
 露案等弊。江原省白糶，糶糧布緝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由官不
 得人，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
 方，獨工培尅之術，安得而不窮。卽據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又愁苦無聊，安
 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愚欲得官，以爲出窮反覆之計。蓋前所言，謂之巧
 宦。語之以趨炎附勢，門戶覓緣，則獨工。語之以興利除害，察災捍患，則獨拙。
 官之以朱提白榮，腹削肥家，則摸骨爭前。告之以增俸降階，儲積桑土，則結
 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囁語欺君，祖怨罪惡，榜竹懸身。（右彼官激民變民
 怨辭賦）

是以逆勝乘流寇之訐，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僞爲均田均役之說。百
 姓既以貪利之心，急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擁
 后。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既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

潰之勢，欲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封處無備之城，怖之以殺虜威約之漲增，虜之氣，以相告誦，誣我之衆，以爲先驅，所以逆虜圍之，溥天淪喪，非逆虜之兵強將勇，實足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驅除難耳。若果逆虜因兵強將勇，足無敵，彼江陵一小縣，不過鞭尖錫倒爾已。雖內有儲積，而外無救援，乃強然進虜，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饘。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闕城自處，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驕騎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毗陵吳興金固，設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靡，糧盡膽喪，而力竭無益也。相民不能遠虛，豈知逆虜得困之後，均田不可冀，賦役不可平，食鹽淫污，慘殺荼毒，又倍蓰於縉紳之禍哉。今驟悔之痛之，無可爲也矣。昔曰：天作孽，着可逭，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右總論士虜兵解之勢）

【作者傳略】朱之瑜，明末餘姚人，字舜丞，弘光時授江甯按察副使，皆不就。

清兵陷南都乞師江戶，不濟，後赴日本，日藩德川以資師禮之，著《味蓀水集》。

四一 書陶將軍傳

杜游

昔者吾鄉熊大司馬芝園先生，社稷臣也。其論邊事諸說，一一如燭照數計，無有不應。而余獨怪其於杜大將軍松，頗有謬言。夫先生性剛，然非誣人者。意者，迫在將軍乎。及戊午之役，將軍與劉大將軍樞，同日授命，忠節凜然。然後知芝園先生未免責借賢者太過也。蓋臣節莫難於死，故岳少保有武臣不恤死之論。必能不愛死矣，無論立功，國家之福。卽不幸而如武穆之死於犍鉏，必不至於失身。劉杜之死於封疆，必不至於負國。後來春山之敗，慘於長平之坑者，由主帥不能死，而坐甲以降。國家之元氣，士大夫之虛恥，一時盡矣。彼其人，視劉杜何如哉。若吾輩阿臬庭將軍之死，寧前劉

杜之亞也。其設心敬愼所由，與岳少保亦不異矣。易名忠毅，太常得之。

【作者傳略】杜，明末黃岡人，字子臬，少儻有奇節。明亡，隱居不出。所著有楚雅堂集。

四二 與陳道學書

曹鼎昌

頃見標簡，兩天一紙。今王出險阻之中，存忽語之視。鑿冰致績，宜以何等。君貧器職守，撝節愛養，猶懼不及。而張官建議，日爲粉飾太平之觀，第竊痛之。古王懷感國，則自貶削。烈皇帝披髮覆面，降從庶人，亦此志也。今兩都劫掠淪陷，凡我匠工，宜各肉袒素冠，以俟。錄供職，覓圖雪恥，乃更加爵號尊大之耶。地小而官乃更大，地少而官乃更多。秣陵之官，浮於燕都，而敗乃更甚，豈非明鑒哉。且建一官多一官之費，衙門勝從，供應紙張，所謂詩讀畢，應也。夫曹室者，無故紛舉，是必將生事以塞責，以替君，而也直諫矣。禮逾

如前矣。爲民之君，所以養之。今我所得養者，八府之民耳。八府之養民者，備郡縣，今無故於郡縣之上，設多官以掣其肘，東漢西魏，打點時之不足，而奚暇治民。吳張之吹求，唯有司，有司之吹求者，唯百姓。以八府之民，養令設之官，而不取者，宋之西開，替之索封之，水火盜賊，連歲破弱，而僅退得其南鄙之數畝。此惟與二三個戶，努力編作，寒衣食以裕生耳。忽有平日贅烟悍僕，開漢博徒，紛紛來食之。又不特此也，從其南鄙之數畝，而花崗酒粉，紛然滾作。豈徒地力不給，震隕之下，二三老農，皆將一畝而散矣。弟以爲容賀。前日宜自將待邊，駐浦城，守僂僂一路。南安靖虜，宜率精銳分守於大海關。撫若按宜守平陽古城兩路。上杭一帶，與粵東接壤，宜分置邊臣。皆各躬先士卒，親銳拔抱，簡將練士，倡義奮呼。糧餽取足於諸司，饋庖不派於府縣。捐省繁文，降禮奇士。然後提三戶之師，問毀冠之罪。降虜郡邑，迄無守兵。可大組繫耳。至八府屬國，迄不更兵。但法一二貪酷疲瘁之有司，而更以良牧爲

經共衛視，款其君囚，使內則見德，外則見威，汀延二烈，安插後散，如是乃可爲也。而計不出此，寵從者急於之國，獨整者急於張官，遂使黠者思爭而無，若思徒。滄司前五百戶，低離中露，已有煩言矣。夫以今王之檢勳神武，兩伯府之忠勇，帶甲數萬，全圖解京之額餉，益以召募捐輸，扼五關，圍進取，直食氣飽耳。而退就省舍，雕結滯眼，使然灰走夜者，挾爲奇貨。聞諸盍見者，皆羣奔島梁於窮海深山，以避一日之湯火，而營營者不悟，是可惡也。凡禍福必有其漸，凡禍福必有其倚。占風氣，拜門生，盛交遊，結心腹者，縻索之漸也。武官者，屬文官之漸也。馬夫者，長班之漸也。忌諱者，告密之漸也。刑餘武士，斥詞儒官者，隔絕怨謗之漸也。凡此數端，事形成矣。而弟以爲漸者，猶有諱乎云爾。而受危醜，經樂召禍，相倚相然，今實實痛哭者幾人乎。登門告賀，別墅傳語者，不南京之拜客吃酒乎。廢貴大者，不親戚噴噴，不僕從騷騷乎。若此者，雖不敢直指爲盛樂，而以爲憂危，則逕庭甚矣。弟以爲及今爲計，宜

省官，宜節用，宜收人心，宜廣言路。然言路廣而易濫，下令國中，使懷才者各得建白。除兵餉實者，發處復地而外，樂不許以紛陳。其官之能自言守關者，其將之能自言破賊者，下至材官劍客，能自言親冒矢石者，皆召之便殿，叩其胸中，極以賞銜立之限狀。凡環奇偶儻之人，志輕功祿，樹願効用知己之主，善功名竹帛耳。今乞恩許，語紛紛，聲帶之趨，益見紛矣。武臣據甲而居內，文臣無事而爲容。五關之守不知若何，而涼江兩浙盡拜胡虜。粵東左賊，聞提師三萬以突關界，海賊就募，無奇以竊策之。而聚蠱毒身，遠遊五市，弟惡外愛既開，內諍復起。雖海南之退步可圖，而八國之杵臼堪驚。將能上三百飛帆，見女招賊以從乎。諸君子不爲宗社計，將不爲桑梓計，爲室家計。弟遠竄孤跡，言輕而罪重。欲以目前情事，抒血拜跪，而言既瀆於上聞，跡且疑於自炫。此聞黃何兩先生汝心石骨，瀕鏡入險，出而圖君，實有何在。日者衙門盡改，土木且興，無賴之輩，營充諸大僚，並直積紫金鏡，抑勒下吏，此

亂端也。鄉管些些，恐嗎拜異，權門奏願，引用私人，此亂端也。尚官拜賀，下屬奔走，日中汗背，不知何爲，舉國若狂，紛奪如讎，此亂端也。中軍武士，生奪民居，朱批一封，滿室號哭，城中兆姓，十竄其五，此亂端也。又其甚者，銀臺設矣，此時條奏，弟詔隨奏隨罷，猶懼不過，況設官而扞格之哉。賓興起矣，會推講矣，益省薦矣，此何爲者。弟觀推殘剝奪之下，貧賤困苦之中，此時此地，尙有人否。惜乎其不能知不能用也。抑所用者非其人，而其人遂自違耳。及今痛剪煩蕪，一切無用之官，悉罷不建。刻印銷印，仰符漢高上之於下，不用紛投稟啓，有事則一單檄之。同官不相爲拜賀，但急公家。今殿下相國，開闢納諫，不示人以私，急走汗漙，以防賊突。內城之官，一官而數官之用，數官而無一官之費。行所無事，出敵不知，然後可爲耳。若錄今之道，不終日之計也。背越勾踐生聚教訓，富強在內，而敵因不忌。善報讎者，觀敵人之胸，而臥者不覺。今絲毫之塵未雪，而鋪張斐亂，一日屢驚，竊恐趨杖未究，而鼓聲已振。耳

放砲响，所以禦虜寇，而內地何爲乎。總督將軍，所以防邊疆，而城居何爲乎。十年不起者，何故驟騎崇班乎。白下逃歸者，何故盡遺故物乎。然彙而有若，何破國亡家之足虛乎。以若所爲，雖魏虜數萬，梁支十年，猶不懼殺崩厥之崩。而況空拳餓腹，徒爲書箋等止，以該嬰兒鳥獸者乎。雖使八鄉復出，文相重生，不能爲已。况糜駘道衰，輻輳相歸，是豈燕燕建業之故態未遠，又何難厚顯下氣，再上荷奴闕獄之稜稜耶。惜情詞盛，不知所云。

【作者傳】曹應昌，明末麻坡人，字石從，崇禎時爲嘉定縣令，明亡，閉戶潛讀不出，卒年五十有七，著有龍堂詩文集。

四三 陸駿武嶺南詩序

曹應昌

今天下有二奉壽。陳說禮法，矯修潔清，則奉之曰聖賢。協律此句，柔翰玉塵，則奉之曰風雅。是二奉者，安居而選言，能使其闕破，其居亡，其百姓災。

殺且盡而聖賢風雅之譽自如。故兩都陷而聖賢多，勝賊橫而風雅盛。至平
大一區，發虜四出，而聖賢風雅之徒，隨路踴躍於穴窟之中，豈僅吾黨
將官畏敵，而曰吾進以給，虛萬金而後動，蓋聖賢也。士卒盡竿而游，豈曰吾
僧弗好，都好，風雅也。是則二奉不死，二儀不光。彼虜兵皆鐵腳，虜馬活嚼
人肉，而吾則安居而選言。是則外粗內細，外躁內恬。我以其粗與躁者奉人
爲刀俎，而以其細而恬者自奉爲魚肉也。是則二奉不死，則正人之日多，太
平之事作，則拱手饒笑而愛祖宗之天下。彼其人平日論及桑榆買似道，則
張目切齒，而及於胡矢彘射，則涕泣磨骨。但有壹一滴之憤，可爲秦檜之奴
似道之走者，即相率而拜跪矣。故卷氏之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謂夫夫
矣。今上問關初來，齋賭勵志，甚易爲也。二奉者持之曰毋輕罪。月皇皇從事
苟安，而虜已薄杉關，擄韓臣去。今撫警狎告，二奉者安居而選言，愈益恬，愈
愈細。吾不暇迂引經史，但得西廂記之惠明數十，水滸傳之鐵牛數十，突然

扶壁上馬出關，而盡發諸賢風雅之血，以誦諸一傑木棍兩把板斧之首，則孝陵必可謂兩都必可依。吾友陸驥武，心粗而膽驟，蓋其人也。其爲人縱酒使氣，其罵人必透骨，封人必見血，挽強弓，射硬箭，快刀烈馬，風生火出。其所與遊，皆粗莽健漢，破蓋不才之子弟。其所狎，頑童至伎，笑哭不恆。而致忠報國，於以赴行在而扼荆襄，一取諸此二奉者，乃始色然大笑之。驥武曰：母然，予有嶺南諸什在。

【作者傳略】同上。

四四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李綱

臣伏觀聖朝以仲春令辰，終觀吳門，巡幸健康，斷自宸衷，不戒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蒸黎，戡定禍亂，克剪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披霧，竹頭動輒，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其盛之

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圖
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東之誦
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雖祀三百。夫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以
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興韓信，議
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困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
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善辭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
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豈在與否，不可說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
艱難，追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發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
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北北伐之計。志慮規規，可謂
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慎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
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
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指畫，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得於後

狃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來，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舞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銳者既傷，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奔騰，士卒樂戰，用兵豈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因陰沍寒，用冰千里，陽和既同，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滂詭越王勾踐，以持盃者與天，是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困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稔，今春雨暘調適，又將登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備，待彼之有備，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精，夫何難之有。臣以困陋，自靖庚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訛，仰冀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特罪方而，恭聞戎略臨駐江干，將大有爲。

其政戡定之，然後論之情，倍黃常品，願陛下病，尙慮未煥，滄空問，確觀臨下，欲復中原，雖憤千古，志願學矣，極憂狂誓于誓天威。

【作者傳略】李綱，宋鄆武人，字伯紀，徽宗欽宗高宗之時，歷官樞密院尚書，右僕射，湖廣宣撫使等，金人入寇，力主捍禦，以保社稷，並荐舉宗澤，張所，岳飛等，並請誅張邦昌，以維國紀，上未用其策，宋遂終於偏安，著有梁谿集。

四五 五嶽祠銘

岳飛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盜，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滌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域，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踏朔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

地歸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

【作者傳略】岳飛，宋湯陰人，字鵬舉，少家貧，好學不倦，宋宣和時從軍，高宗

時，河北招討使張所磨下，平江西湖湘諸路之亂，嘗屢敗金兵，累遷太尉，宜撫使，少保，諸賊，皆以莫須有之罪誣之，瘞死獄中，諡武穆。

四六 促北伐書

岳飛

孤軍在野，志遠途饑，恭維台履康吉，伏冀爲國自珍。近得謄報，知邊塵既廣，磨倉卒未能籌策。河洛之民，紛紛擾擾，若乘此興師伐之師，則克復中原，指日可期，真千載一覩也。乃廟議迄無定算，尙遲數月，事勢將不測矣。竊維閣下素切不共之憤，熟籌恢復之才，乞於上前，力贊俞旨，則他日華夏當推著庸矣。輕瀆清嚴，不勝惶汗。

（作者傳略）同上。

四七 請斬秦檜等疏

胡銓

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張瑄宰相無識，遂舉以僉虜事。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誣說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掉而縛之，父子爲虜。商縱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更。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矣三尺童子，至無禮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削佛結髮。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查瑞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

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瀛壖可歸，中原可得，得則自楚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語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勝之常情，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處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瀛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而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息畜，紙如頃者，醜虜靡梁，僞深入寇，固嘗敗之于靈武，敗之於灌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灌陰，故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臣之，欲風萬衆之怨，下穹廡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不帝秦，非憤夫帝秦之虛名，憤天下大勢，乃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

曰一說豈欲食儉之內訪讓河海陛下不則正恐一旦變作禍臣不馮臣感
 謂不斬王倫固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
 為之陛下有變舜之責檜不能致君於唐虞而欲置陛下為石室近者韓
 侍郎會開等引古證以折之檜乃數辭責曰侍郎何故事我對不心則檜之
 遂非復跡已自可見而乃延其合意諫侍臣食議可否是蓋世天下議已而
 今茲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諫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謂哉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夫管仲猶若之特其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
 秦檜大國之相也反屈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
 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宿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皇治有如飢渴而近
 律食中容沒不敢可否檜曰廚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嘗拜近亦曰
 嘗拜臣嘗至政事堂三殿退而近不答且曰已今茲諫侍臣幾矣嗚呼參贊
 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游騎長驅尚能折衝劉傳邪臣竊踞秦檜孫近亦

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竊不與槍等共戴天。懼誠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塞復，然後編置虜使，實以無禮，徐與開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作者傳略】胡銖，宋廬陵人，字邦衡，宋高宗時，官樞密院編修，時秦檜、胡金、王和、銖上疏乞斬秦檜、王倫、孫近等，槍憤之，削其職，其疏頗爲朝野人士所愛，金人至以千金購之，著潛庵集。

四八 李忠定集序

朱熹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爲之預出能明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傍顧遺佚，以保其闕。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固然，而

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宜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國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却城一百大亦，卒至舉朝相廝，莫有敢以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蓋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聞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發宗決百禱之計。極發大論，而欲腐墜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虜虜。然有重閉旣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請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志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詭問蠶稅，遠隨寇覓，而不數月間，城都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敵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造輿所，撫河北，傳亮於河東，宗澤守京師，西斷關陝，南蓋

樊鄴且將益據形勢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才七十餘日。而又遭變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退避爲非策。懇切反覆以終其身。蓋既處而諸子集其平生著述。凡若天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尚折究極事。絕去雕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顧之問。今少得丞相顧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達其大矣。公之孫贊使燕書其後以推明之。燕辭不敢。而其詞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廟必無傾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偃安於江海之漭。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贊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靡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乖之政。深或淺。而其相推相贊。固有以透

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與。嗚呼！昔謂通每，幾殺嘗未嘗不慮答而安。安。翼時不有捲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變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也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七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使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卷末，使覽者無疑於頌公之言云。

【作者傳略】朱熹，宋新安人，字元晦，性好學，精究理學，其學以正心誠意博監躬行爲主，門人弟子，從者甚衆，於宋儒學術，貢獻至大。

四九 賜男陞子批

文天祥

父少保樞密使都督信國公批付男陞子汝祖輩齊先生以詩證起門戶，吾與汝生父及汝叔同產三人。前輩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吾與汝生父俱以科第進，汝叔亦致爵纓，使家門無虞，骨肉相保，皆奉先人遺體以

終於腐下，人生之常道也。不啻宋遺陽九，履社淪亡，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復不殉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吾二子長道生，次佛生。佛生失之於亂，尋附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歿於惡之部。治汝所見也。嗚呼痛哉。吾在湖陽，聞道生之滿，哭於庭，復哭於廟，卽作家書報汝生父，以汝爲吾嗣。兄弟之子曰猶子，吾子必汝，護之所俱，心之所安。祖宗之所享，鬼神之所依也。及吾陷賊，去北營中，汝生父書自襄陽來，曰：隴子宜爲嗣，僅奉爾陽之命，及茶盧州爲死別，復申斯言。傳云：不孝無後爲大，吾雖孤子於世，然吾革齋之子，汝革齋之孫，吾得汝爲嗣，不爲無後矣。吾委身社稷，而復道不孝之責，賴有此耳。汝性質剛爽，志氣不暴，必能以學問世吾家。吾爲汝父，不得面自訓汝，諱汝。汝於六經，其專治春秋，觀聖人筆削褒貶輕重，內外而得其說，以爲立身行己之本，識聖人之志，則能繼吾志矣。吾綱中之人，引決無路，今不知死何日耳。禮，孤死正丘首，吾雖死萬里之外，豈頃刻

而忘南轅哉。吾一念已注於彼，死有裨明，感維汝。仁人之垂恩也，非死無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

【作者傳略】文天祥，宋吉水人。宗瑞，號文山，宋末元軍渡江，思勤王之師，尋奉命，使元軍，還冀州，募兵興義，不屈不撓，旋因兵敗被執，誘降不從，就義燕京，著文文山集。

五〇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賊守將皆不及趨，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館交馳，北邊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臣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覲北，歸而求敵國之策。於是時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

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正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釋深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直度不得脫。則直前詣虜帥失楮。數呂師正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猜惡。二貴官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_臣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聞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遠兵大舉。中興場會。庶蕪在此。留二日。繼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阻沒於長淮間。劉敏無聊。追驛又急。天高地遠。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洛洲。指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既大會嘗死。屬遠賊嘗死。與貴台處二十日。爭曲直。屢嘗死。去京口挾匕首以質不報。幾自刎死。經北經十餘里。爲逕。若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武務復死。如揚州。趙瓜洲揚子橋。登轉

謂噴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塗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
 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上，幾爲巡徼所凌迫死。夜趨高郵，遂失道，幾陷死。軍
 帥將哨竹林中，邏者致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
 城子河，出入亂篳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避遁死。至高沙，常恐無辜死。
 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
 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生死甚夜事也，死
 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居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編
 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寄留北關外爲一
 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民陵波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常州揚州高
 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
 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在也何爲。所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
 愧。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

於母，母不許，謫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因難死，猶爲厲鬼以祟賊，義也。觀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子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子委骨於草莽，子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作者傳略】同上。

五一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維年月日，里學生儒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探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節義，科第郊禘，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送之樂，爲子孝，

可死二十而難得。四十而得。功者事業可死。仗義者使命不歸。不負。學可死。學。踐時。子胥脫走。恐相自斃。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用事未定。臣節未明。今輒躬盡瘁。則諸葛矣。臣捍國。則田單。即墨矣。備死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隨時。就義。寂寥。聞者。當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臣欲有所為耶。或以不顧爲心。而不敢爲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願於廟舍之間。投筑於目。隨之餘。於是希再繼。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雖時務者在。彼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下。亂。趙。孤。對。商。楚。慨。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之。際。可。知。機。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隔。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事。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諸。矣。臣。子。之。於。君。父。如。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節。豈。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領。吳。船。出。巡。諸。

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雖僞，既不可知，况形勢禁，不及爲者十常八九。惜不刎，劍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故賊類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氣消匿，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與復事也，非有抗誓節歸也。丞相，非何事，降則死，豈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嘗自刎。李在勦伐梁，梁帝朱友誼近臣臬甫隣曰：吾甚世難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隣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離賊之難，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誼下。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實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有勞，死於人，以怒獨爲烈。死於怒，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饒饒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日誌，丞相何所俟乎。以吾主尙在，未忍棄君。

也。身爲行密之衆，遇其子孫於海陵，殺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類，然猶
 得不死。世宗宗統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賢，盡殺其族。夫撫安李
 以爲德，而返遇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荆王衍既降唐，莊宗殺三辰之習，全
 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投遞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鼎
 之遇降王，天固巧於報施。然建興曹處，信坐苟安。舊王正坐於危，羈臣
 事於敵讎。而聲氣所通，猜嫌必生，豈無李崇之誤，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
 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袁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其
 進而父沒，進而國亡。生雖魏陳，莫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賊。丞相
 兵次癸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悲服，請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遣之，憐其親老
 而遣之，悲僕也耶。痛惜于鼓之祀，既立於前，一得之恩，敢獻於後。進薄昭之
 案牘，生完莊之說歌，願與丞相商之。虞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
 母曰，勿成威，行違汝歸寧。視母母，妻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吳丹鑿寶

出帝及李太后皆太妃於益州，太后疾死，初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虜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風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後人使因后一死一生，得存眷故鄉，不忍飄零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殺則斃，自極嶺已出，誰不得得漢屍？一作田橫亦嘗吐同粟而友孤竹，至父母葬而首丘焉。庶幾盛交，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揆矣。復主爲老死於降，宋亡而趙不趙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楚冬參，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塔死，益賊死，毒蛇猛虎死，經一死於鴻毛，腐一資於泰山，而或遺傳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執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舞踏已無餘，嗷嗷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作者序略】王幾午，宋廬陵人，字顯翁，宋咸淳間太學生，聞文天祥舉義，歸，執策謁見，天祥留置幕府，尋以母憂歸，未幾，天祥爲元所執，幾午作

生傳文以勸其節者吾汝編。

五一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言水漲千載，弘毅自燕山持香相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讓痛哭奠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瑛勇。文山雖遠。毅身不異。而公采釣。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經身親。義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輕命。壯士其惑。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精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于將莫耶。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作者傳略】同上

五二 前臣子盟檄

鄭思賢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宗孤臣所南鄭思賢作臣子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爲正統，爲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昔謂長江天險，莫抗屬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欲以夷一之。人力不勝，有天者在。自古未嘗衰欲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因。苟不仁失天下，陸聖賢亦莫救。我朝未嘗一日不仁，尙臣賊。天閭國脈，食官唐吏，剗剗以食君上，不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橫道，舉刀而入，吾指吾在此，駭決滅於吾乎。苟寧夷欲大亂，當不復生。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聖聖賢賢，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奚敢化爲脫，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剪弓射賊，苟能國母存亡，欲億年事母，何以扶國顧聖。舍忠不足爲孝。

命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變晴望雲，天雨之雲，天道胡爲尙未
 旋，早夜以思，狂而不寐，淚著洗磨，心赤凝血，挺然詣顯忠，孑然立大義，與世
 相背，獨立無涯。我母龍鐘，憂憤成疾，且莫無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
 夜而夜何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誓腹隸籍，有少年習謬以私，彼不
 肯玷厥夫，爲烈婦，誓貧僮子，貴公卿謀，遲爲後，彼不忍舍乃父，爲孝子，苟有
 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顧背主而利之，萬衛一苴，非烈婦，小
 從大途，非孝子，一月不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肯從賊，
 益大宋已不可爲，且且權真主望，非忠臣，何哉，婦，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
 君，縱煙發，或興，亦不陳洪範，密，吾爲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紉，彼非煙發而夷
 狄，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敗惡，不臣，姬發之罪，汝輩獨不思，大宋
 忠厚，不怒，逢賊，慘毒，皆樂然，婦，鬼求長生術，暗悟其自促，乃死，尙者，宅，棺，
 壽，毒死不變者，亦委天命於數，僞克狄以王，晉而爲賊，反叱吾，愚，魏方擬說。

不與時遷，其爲聖求變實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難未報，天下迷未悟，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之責。嗚呼！詞章之謂所以學爲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一人忠，改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其進，死則爲祭。父敬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殲賊，卽齊邦新之。於以正天地大位，於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興火，復炎炎中天乎。有父之願，有母之願。表忠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于方來。誓六播厥盟，與國家共鑑歎。

【作者傳略】鄭思肖，宋連江人。號所南。宋亡，隱居終身，立志恢復。當於所作詩文中露洩，善繪闖，而不畫土根。人問其故，則答曰：地爲番人奪去，故不知耶。所著心史及所南文集，頗多激昂慷慨之詞。

五四 後臣子盟檄

鄧思肯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我被國家仁最深，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汪洋之中，飛躍造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華于躬。爲三朝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大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豈忘遷變毛角，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爲也，理無不亡國也。然昔之國亡，必有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僖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怒，奚而不喪。本朝上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思宋者衆。甯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語已夫。天理必不然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深，故有李公芾、李公庭芝、姜公才、趙公興、孫趙公權、陳公文、趙公卯、發王公安、節阮公正已盟，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燦燦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道身兩

隋武臣張公世傑，相與竊馳，少傳陳公宣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未有
 還期。二王奔南，未奏前功。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忠義自見之日。
 虎兕臨人域，吾與汝皆履庭中食，盍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萬
 萬凜然。吾亦人也，獨不能爲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
 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作大羊類。生不爲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嗚冤，那
 於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爲君子。終身忠孝，乃本分
 事。一毫忤誤，爲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期與君見，理極則，苟在，逆知必
 死於北賊。又母氏教以階，學父爲法，極學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爲當世。
 若不死，逆類，情炎烈，是違父母遺訓，爲不孝子，罪不大逆。生爲吾大宋之民，
 生爲吾父母之子，豈一世良遇也。祭之，瀆神，辱汗社稷，淚盡心破，安敢有生。
 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爲人臣人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弓矢掩三斗
 強，實空無質，力氣不支，宜箝口命餘生，不於子之血，隨矣。隄尖，身可殺，心不

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誓，笑而不弓，妾而不治，然至圍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約，果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廟中與之罪，緝先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靈粹降，草木皆青，四顧空容，舍我其誰，臣子盟檄所以作。曰：君子盟檄何難，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不替，曰：勸國人皆忠曰：檄。作於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帥，何期舍垢隱忍，隔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懼久而或弛，復勇于決行，斷然無負人臣人子之罪。吾遠茲盟，雷亟其形，理誅其罪，入遠茲盟，懼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已則明，敢率爾舊民，羣興萬勳，協心不作，恭聽號令，勳茲強醜，事新有宗，交邦，連期乃有，庶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是年九月復敗之曰：我幼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父教，今無以明大幸，長而拙懶，不得生。凡一日之生，非我母教，育之。

決無以至今日。安庭之別，懸懸胸中。天可謂其高，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恩，大不可斷也。二十二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爲無君無父無母無子之人，傍殺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于君，有死無二。且爾我祖我父，傳家德忠孝而已，所長於汝，母志父言。我展嘗夜無寐，悲泣墮淚，以國以宗，反顧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爲乃若彼，安乎忍乎，此臣子罪也。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夫豈詭一出，頃刻爲兩壯士長刃，刺背生風，前後二殺，奚爲空言。時一齋之，心勇氣，天日慈，儼若坐雲叱空，手舉滄海，浮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申之以鼓，淬礪乃志，決其必爲。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何益乎。今惟以行之一，插許于心，終施于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爲大宋民，期不墜於初心焉。後之豎斯文者，察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爲之一下淚也。九月望後，復詩以盟。

之曰。死亦烏可已。丹心副天鑑。誓以父母教。用辭國三監。日臨日誦。天嗣
六幕。終當見行。不與世同法。時集德祐四年戊寅。詹公諱。具大案。魏臣
鄭思肖。泣血誓心而告。

【作者傳略】同上。

五五 辛稼軒先生墓記

謝枋本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不四朝，僅得者
從官號名。稼軒垂沒，乃謂樞府曰：「能得魯德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
肯依倂，自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者四年，官不爲過，手不
擎兵楯，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寔字，而文致其罪，執非天平。嘉定名
臣，無一人諫公者，非磨坊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大極不立，則天
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晉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風，馳

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箋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
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
材不凡，周知天於忠時有報矣。爲信陵置守塚者，慕其能共人也。祭田橫墓
而歎者，感其能高節之士也。謂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臨不
遂也。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晉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澗
室益悲。一寺數十人，皆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貴
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
昔公遇仙，以公身嗣乃肯兒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
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
王化，大輻不根，火縣不墜，不生三願，百結一縷。公有鬼神，豈能無抑哉。六
十年來，世無特立異行之士，爲天下明公，公之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其意
有以是乎。劫得猶見君父，當共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

H811.1
9093

正氣文選 卷 12

後，非文德，蓋德也。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其後錄公言行於書史，昭明
萬世，以爲典則。士有大節者之。此彷彿歐公本心，程樹之非，亦所以爲
天下明公論於人稱也。言至此，阿公聲聲。待待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
以復變斗酒於天下。言曰，時時，天地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
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爲國，以義待士夫。而後，幸
相無奇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衆福規模。紀糾法度，治兵理財無所恃。
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於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
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幾保妻子之臣，乘時抵牾之輩，乃苟富貴者，資天下
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特忠大義，
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府，痛二聖之不歸，關八陵之不
祀，真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髮傑志，斬虜，擊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
矣。取京孔公家比者無位，尤能擒賊安國，歸之尹帥。有人心天理者，聞此，

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任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信一運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大難必不復，大恥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爲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無責焉耳。

【字者持略】謝枋得，宋信州人。官江東制置使。元軍南下，率衆禦敵。宋亡不仕。隱居山谷間，以賣卜自給。後爲元臣所得，強使北行，至燕京絕食而死。著有《山集》。

